





南齋先生魏文靖公稿叙



人品不同文體亦異故有典則之
文有富麗之文有清峻之文鋪張
道德裨益風化粹然而純正暢然
而明達此典則之文有德者之言
也新竒雄贍膾炙人口沛若江河
決蔚若蛟龍翔鏘若金石鳴富

南齋高...

麗之文才人之言也崇志節尚恬
淡塵視軒冕猥視聲利孤高峻拔
有脫塵離俗之態此清峻之文抱
道守正者之所為也是三者皆世
之所尚而不可無者然究其極則
亦有不同者焉南齋魏先生文靖
公始由乙科進士分教松江即有

大志以作興人材為己任其設教
也務先德行而後文藝日每坐齋
與諸生同講習益得以肆力於文
學夜必再詣校舍二鼓聞有書聲
者則遺以一茶至三鼓不輟者更
遺之以粥由先生徒感奮勉於進
修人材盛出若大學士錢公溥大

司馬張公鑿輩皆其門人也用大
臣薦入為太常博士清慎一節五遷而
至南京吏部尚書年七十餘四疏請
老始獲致仕家居十數年復蒙
恩詔進階一品策祿大夫又越數
年耄及期頤矍鑠如此事聞于
上特遣行人賚

勅存問制有曰尚書魏驥壽及百
齡兼有德望朕深嘉悅之褒寔異
典也逮公薨有司具

聞上深悼惜特謚文靖兼賜葬祭
公仲子寧國令完遵公遺言詣
闕懇辭得免營葬時郡縣遠饑有
司得存工價以賑卹鄉民又感公

身後之惠云公為文本諸性情所
發而根於道理初不事雕刻務
奇巧千百言下筆立就無不合程
度文名與德望並隆致人之求之
者屢接戶外殆無虛日公亦不辭
每樂應之積累歲月篇章甚富姑
蘇葉文莊公誌其墓有云公文字

山刊板刻幾遍天下信然也其稿
具存皆公親書寧國君嘗編次成
帙將圖梓行賈志而沒鍾忝館甥
幸獲拜觀而徧閱之起而嘆曰惟
公弘才正學充諸內而形于言粹
然道德之敷陳真典則之文有非
二富麗尚清峻者之所能及也其

可以不傳乎但其簡帙浩繁未易
徧刻迺再閱原稿凡題上有一點註
者皆去公墨蹟玩其詞意其有補
于事者也因摘取以刻諸梓蓋六千
百中纔什一耳名之曰南齋先生
魏文靖公摘稿夫是稿也固不足
為公重輕使四方後覺聞公名而

不知者得此而觀之未必不因其
言以求其中之所存則庶幾知公
之所以居大位享大名而成德業
者有由然也因之感發興起而知
所効慕亦進德之一助則是稿不
為徒刻且以畢吾外舅寧國君之
志於鍾亦得少盡夫景仰之萬一

云爾敢借序其篇端知此公名驥
字仲房南齋其號也紹興蕭山人
年九十八無疾而薨別有遺事錄
傳于世云弘治十一年歲在戊午三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福建布政
司左布政使錢塘洪鍾

南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目錄

前集此兩京君官時之作

第一卷

序五首

記十三首

第二卷

字說四首

題跋十六首

傳四首

第三卷



墓誌銘二首

墓表四首

墓碣銘三首

祭文六首

贊八首

箴一首

第四卷

五言古詩十一首

六言詩一首

七言古詩五首

律詩一百十八首

後集 此歸田時自景泰辛未至成化辛卯之作

○第五卷

序十八首

譜序七首

○第六卷

記十二首

○第七卷

碑文三首

墓誌銘八首

墓表三首

傳五首

題跋六首

○第八卷

祭文七首

贊十七首

箴四首

銘三首

五言古詩二十五首

六言絕句三首

七言古詩八首

五言排律三首

五言絕句十一首

五言律詩六十首

七言絕句一百十三首

第九卷

律詩一百八十三首

第十卷

律詩二百十二首

南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錄目終

南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之一



前集



寧國縣知縣前纂修國史鴻臚寺序班男完編次
通奉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孫壻洪鍾校摘

序

贈鄒宗盛赴會試序

正統三年秋八月時維大比應天府遵成憲合圻內
十有三郡之士如例試以三場既撤棘其文得合主司
程度者凡八十人而予友餘杭鄒宗盛名在上列其
相知者既咸為宗盛榮之已復以上春官有日微予言
為贈夫宗盛蓋前左春坊左庶子名濟字用舟贈太子

少保謚文敏者之子也惟宗盛當文敏公沒時年尚幼且值家徒四壁惶然獨於紉綺少年中攻苦數淡以經史是務雖祁寒暑雨亦不少懈致鄉之人莫不曰文敏公有子矣暨蒙朝廷以文敏公敬歷之久勞績居多既為其立祠墓左碑有司春秋祀以少牢復憫其後因而宗盛得廩餼為弟子員講肄於應天府庠蓋亦期其有成以紹文敏公之後耳今而宗盛一旦即以所學占名科目以嚮于用然果非宗盛能以紉綺為事而孜孜於學則曷能以有今日哉予因是知天之生人其之成者世固不乏其人而材之成者尤係乎人之克

自樹立以致之也若宗盛者其殆是也夫矧朝廷之所需在乎實材而學者之應需貴乎實學茲宗盛之得於科目誠非如他之齋養之子務苟得於簾窺壁聽之得也可知矣行將赴春闈對大廷有不惟取諸甲第為榮焉殆至見諸行事之日其壯胸中之耿々必有大過於人者焉在則其為朝廷之光文敏公之光可卜矣因其相知者之請予故書此以致云

夙帆得意圖序

今年秋八月應天府遵明詔設科取士既撤棘而予友吳門金潤伯王與焉以戒行上春官對大廷賓友

咸集錢之于龍江之上雖時涼而初霽長江一碧而伯
王之舟帆張風飽有瞬息千里之象衆賓咸為伯王喜
而宜興蔣君子成以善繪遂授筆即其事作風帆得意
圖為伯王贈仍請予序其意於上夫伯王自少負才器
鼓篋序序間所讀者聖賢之書所習^者聖賢之事期于有
成已應時需蓋無一息而不得其意者有矣矧今
聖皇嗣大歷服勵精圖治而所急者賢才伯王適當其
會發身科目日行將登天子之庠次公卿之列以行其
所學而遂其所志值茲風帆之便宜予意之又得致衆
賓之喜而予成為圖識之以贈之也孰曰非稱情也哉

雖然蘇子有曰樂莫樂於得意憂莫慘於不得意抑孰
知君子有不得意為難而惟恐於得意之日致諠之不
及為難焉譬茲舟也泛乎中流浪息風恬雖浮巨海濟
大河則孰不以為無虞視之為易也然也及乎陽侯倏
怒天吳忽驚檣傾柁折險出頃臯當此之時舟中之人
又靡不魂銷魄褫叫號神明甚而至于手足無所措者
亦有焉是則視昔之得意今則以為何如也耶故知君
子之防危於未然者果不致諠於得意之時乎惟伯王
篤學士也余知其意雖無時而不得行則無時而不諠
由茲謹行以保茲得意則其任重而道遠蓋有無適而

不可者在焉若止曰風帆得意瞬息千里又豈足以盡
識伯王之喜哉是為序

送山東布政使黃公致仕詩序

七十致仕禮也未七十而遽悵以自引退者獨非禮
乎哉然朝廷祿秩所以尊榮乎人為人之所慕戀
人不得而易釋者也惟人於未七十能不難於自屈以
決於勇退則豈不為既合於禮而又賢於人者之士也
耶山東布政使黃公叔志其先四明人實宋尚書黃公
應麟之裔以尊人宦遊湖之歸安遂家焉公讀書篤於
行俾人識不識皆知其為君子嘗為吏部之稽勲主事

陞考功郎中以歷年之久聲稱之隆膺大臣薦授今職
拜命之日彼不知者或曰公之政恐閑於內而不閑
於外或者以其言質之公笑曰吾豈敢於今職輒自必
其能否惟可自必者能於此心求無媿於所存以無間
於內外或庶幾焉耳致知者聞之則莫不以公之言為
長者迨蒞職以所蘊蓄見之於施設俾山東大小之屬
凡百有餘所曰賢哉黃公我方伯也匪特百有餘所之
屬之民亦莫不咸曰賢哉黃公我方伯也夫祿秩之
隆仕至于方伯且聲譽之著無間於人茲當獻績公
乃遽以年老而決勇退於年未七十之期則其知止知

足謂之不合於禮不賢於人得乎余與公皆浙人又嘗
為同僚其生年又同而生月則公差長故余以兄視之
辱公之不鄙夷而加教愛也殊多顧公之去而余則尚
戀於祿秩而未之釋則未^知公以余為何如也耶冀但
夕能承後塵則將拏舟訪公於蒼雪之上當撫掌一啜
以叙其疇昔則庶乎遂所願也公還今已踰歲余竊懷
之不置屬友人考功主事夏君公瑾會梓朝之縉紳大
夫士送公之詩凡若干首以秩成徵序首簡竊於禮有
前輕乘常先之故不揣蕪陋以借書于群玉之首

金長史挽詩序

衛府長史三衢金先生以正統四年五月二十日卒於
北京之里第朝之縉紳大夫士既弔哭之至形之于歌
詩以挽之其子統嘗裒輯成帙將以附之於家乘仍請
余序之烏乎先生子鄉先達也性疏爽才行超踔當永
樂初以敷陳王道應詔廷對二策其所以鋪張王道
者殊至太宗文皇帝甚嘉納之即授以翰林典籍修
高廟實錄洎修永樂大典為講官於東宮尋陞左春
坊左司直即授衛王經未幾陞長史先生自是年漸
高學愈富而日以考圖史通古今為務暇則寄興於杯
酒間休然則未嘗以功名利達為較至以文章擅名

於時求效之者戶外之屨無虛日先生亦不辭乃樂為之以肆志于其間雖祁寒暑雨不少輟也與人交無町畦故一時縉紳君子多樂與之游然不屑權貴人謂其自視太高先生則曰吾儒者當如爾也人亦不以為簡余辱先生知廿餘年情好之篤始終猶一日以先生之得於余則先生之得於人也可知矣今先生已矣而念先生之才之學不忘者至形之於詩也夫豈歎乎哉而或者又謂以先生之才知而其學又如此使得置之於大有為之間其設施必有異于人者惜其卒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此哀之詩又不容於不作也雖然居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以諸作者觀之則先生之譽已彰於人矣矧復有子如統者勤學好問以克世其家至褒輯是詩以圖親于不朽是則先生又可謂之不死矣詩凡若干首子姑序之於其端云

送孫教授序

吉文孫君宜鉉以江浦教諭秩滿考最陞松江教授也江浦知縣嚴君迪輩徵予言以質別懷且曰宜鉉學純行懿典教江浦者九年於諸生則循循善誘必先之以行檢而後之以文藝嘗曰今之庠序非英俊不獲與不患文藝之不能惟患踐履之不篤誠能使即其耳目之

所及真知而實踐之盈科而進成章而達則庶幾其可也又曰余聞古之為師者言行而身化之道在我矣視夫不與適合者約之使歸於道焉爾彼專以文藝屑誘之以希進取者何其末哉其用心也如是故不惟成德達材之士屢出其門甚而閭巷之士庶聞其風稍有踰於禮度者亦知所警飾焉其視彼呻其佔畢資口耳失躬行而遽曰我師也我師也者誠有間矣用是迪輩與者老諸生咸上章乞番以終惠斯邑孰意茲有松江教授之陞豈某輩之言不足見信耶抑江浦不足以淹宜鉉耶余應之曰余固嘗知宜鉉之為人者及觀都御

史熊公學士李公所著修建江浦學記尤知宜鉉之為人加詳由是而推則迪輩之欲乞留宜鉉也良不為過惟朝廷豈不曰江浦宜鉉之化已行矣宜鉉之績已著矣矧九載無陟著為令典且松江大郡久缺其師其郡之望得師寧不尤愈於江浦之望得師乎茲朝廷以宜鉉陞教授松江也亦豈偶然哉幸宜鉉以善教江浦者教松江松江士子以善學聖賢者學宜鉉俾他日松江德行文藝之士輩出有加於江浦則天豈不為朝廷之光諸君之光哉迪輩聞余言釋然曰願請筆為送行序於是乎書

記

六安州修廟學記

學學校王政之本也自三代而降有國家者莫不以此為先務誠以非此而務則風俗何由而厚人材何由而興哉然有學必有廟故廟所以安乎先聖學所以棲息乎師生凡此苟一之不具不美則士子於何所伸奠獻以報其本於何所隆授受以成其業哉六安舊有學自宋迄今數百年其廟與學也率風凌雨震致歎側啟漏殆不能支久矣迩年前守西屬樂君彬嘗有志於修葺不幸將事以疾沒而邇今守游君來蒞是州既視篆首

謁廟學顧茲傾圮乃愀然曰是非吾之責乎弗亟圖之不可未幾即首捐己俸以為衆倡於是僚佐既凡好義之家聞之咸出資以相其役君乃不徒葺其舊觀易其靈更其朽而已復拓地廣楹經營締構至廟之禮殿兩廡學之論堂齋舍之類屋以間計者若干迨夫像設祭器不周歲為之一新卒俾州之人士過者罔不嘖嘖稱嘆以謂非君之力莫則能致是役也實經始於宣德十年之十月訖工於正統元年之七月余忝職太常其學正程吉訓導李奇馮徽暨生員王賢康極等絕江寓書於余友國子生張禎以紀其績余以不文辭者固已不數

日張復介余僚友寺丞王君宗諤請之者甚勤勉為之
言曰惟王制諸侯之學曰泮宮昔者魯侯修泮宮詩人
誦之而春秋不書蓋修學常事也故春秋不書焉雖然
以公之是後不可以常事目之而不書也何者以今民
牧觀之廩者則誼於矜持能者則勤於徵辦貧者則減
理窮歆積其貲則不過為己宮室之謀妻子之計而已
皆孰肯致意於學校哉是則若君之達大猷而急先
務於是後也可不書之以為是州後來為民牧者之勸
乎惟六安之士子來游來歌者尚當以君作新學校之
心為心而惟忠惟孝以自勗在必人、為時之間人則

庶幾於君是後為不忝焉君建寧人名璧字景璣由國
子生嘗守沅州滁州至為令守云

廬州府學五賢祠記

古者有道有德之士歿則祭于馨宗故後世學校之有
先賢祠者亦其遺制也廬州府合肥縣學舊祀宋孝肅
包公忠肅馮公定肅王公餘則未之祀焉若夫漢文翁
實郡之舒城人為蜀郡興學於成都為天下先元忠宣
余公亦郡之合肥人一門死節於元季是皆有關於風
化者則郡又不知考而與三賢合祀之茲又非闕典歟
乃者旣江揭君稽由名進士以清才碩學拜監察御史

復膺簡畀未守是邦鞠躬盡瘁以興廢舉墜為已任既
首以郡之學宮傾圮不足以培養士子請之于朝徵
材庀工檄知事吳敏董其後上自講堂齋舍下至射圃
庖福致靡不煥然為之一新已復於大成殿之戟門
西偏構祠一區即併縣學昔祀之三賢合今增之二賢
以中為尊以世為序中則漢蜀郡守文翁左則宋孝肅
包公右則宋忠肅馬公又左則宋定肅王公又右則元
忠宣余公各以其姓氏爵謚準式為室而奉安之室皆
東向合而名之曰五賢祀始足郡之未備以係邦之人
士之思也噫尊本崇德固儒者事然非君達治體敦教

本則雖儒者亦視此事為贅疣者多矣君其賢于人矣
乎矧五賢之在當時言行政事表之于人其風声素澤
垂之千百世雖天下之人猶企慕之而不已况五賢有
或生於其斯者有或過化于其斯者則郡之人士宜又
何如其企慕之也邪雖社而禘之尸而祝之則孰曰不
宜此君於五賢之祠不容于不建者抑又非因民之情
而有以致之也欤夫格善為治者莫先於興教故教興
則治美而教之為教其切于人者莫大於忠與孝焉五
賢之行忠孝備矣惟是邦之彥俊歲時登茲五賢之祠
仰瞻列室尤有不徒惟致其敬者在焉宜思其平日之

所以忠所以孝以盡為人子為人臣之職期不忝為人
於兩間者則有不逮夫旁求遠訪而學有餘師矣若然
則郡之風俗其有不厚人材其有不興治道其有不美
者邪詩曰高山仰止景行止慎毋忘公建祠興教之
心我學之修實肇工于正統二年之正月訖工於明年
之二月學修而祠亦隨之故學成而祠亦成是後也君
之力固多若其與力者同知邵宗通判李謙史均勤推
官趙敬張鑄絲歷閩珪沈達照磨李祐檢校丘泰教授
陳孟旦訓導李清彭填江昭亦不可不牽聯而書之也
因公寓書托鄉貢進士李誼拈余徵記其興作由以不

得辭故歷言之特君之為郡紀綱號令其達之於善政
善教俾民改視易聽者尤夥以其不闕於建祠則畧而
不贅

忠節堂記

宣德二年春交趾之叛也蠻賊黎利寇諒山府知府易
公死之事聞上嘉念之贈廣西布政使司叅政仍為
文勅禮部遣進士張純諭祭之洎復其家鄉之人慕
公之為人不可作伏觀哀公之誥其辭有曰忠義人
臣之大節遂願公平日所居之堂曰忠節其情今戶部
主事甘君霖徵予記之公名先自太初湖廣之湘陰人

由太學生膺推擇授諒山府知府能子育其民致民愛
之如父母既九載當敵蹟民梳留之不可得時今少保
戶部尚書東萊黃公鎮撫交趾以民之情上于朝拜
命復職當黎利之叛其勢甚猖獗交趾郡縣多被陷沒
獨公於諒山效死守者數月賊增衆攻城中食盡天
絕能奮弱無強誓于衆曰吾奉 上命授一郡之寄脫
有不測郡亡吾與俱亡義不可污賊手敢有異心者即
死又踰月終無一人降者後以賊攻之愈急而援之者
不至度不可支即自經死嗟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以其有禮義也然舍生取義惟正人君子斯能任之何

也由其涵養有素篤信不回是以捐軀就義而眇死猶
歸如公之樹立如此固所以植綱常而厚風化抑豈非
真有所自而能然耶其視棄城圖存擁疆兵坐觀成敗
若都督蔡福輩卒不逃於國典致貽誚無窮者果何人
哉今公不可作也其忠義之聞在天地間有不啻若烈
日秋霜其耿々不磨豈徒一鄉之人慕之雖四海之人
亦慕之豈徒四海之人慕之載之竹帛殆千百載之人
亦胥慕之矣噫公何負於為人臣哉公何負於為人臣
哉余不佞不腆之辭 揭之堂壁以慰夫鄉人之思云

嘉興縣修建記

古者列國夫政史必之若宮室川梁修治之時不亦
係焉今之縣猶古之列國而司之者可於所治視之
猶傳舍而漫不加省哉宣德六年某月貴溪傅霖時佐
以才選授丞嘉興政教既重邑治厯歲滋久歌仄
傾圯煬然于衷謂夫今弗葺必積久益壞且無以昭等
威肅民庶也亟欲撤而新之尤慮僚友弗協即謀及之
而僚友亦闔辭無異乃首捐己俸為興作倡由是僚友
及邑民之好義者亦從而樂為之助若夫朝程夕督於
未石諸費則惟時佐是司焉經始於時佐蒞政之文明
年某月落成於經始之明年某月屋以間計若干其弘

敞嚴遵規制合度則視昔有加誠不啻若泰山巖之
聿稱其瞻也然嘉興寔浙水西壯邑要衝叢劇素號難
理故官于是者恒以閔決徵辦為急其於官府之葺治
不暇也久矣是役也費不出于公力不勞於民一旦俾
其堂室門廡輪焉奐焉於奮一新此固由時佐視官猶
家而無所私以誠立事而無所憚用克底于有成抑非
僚友之虛己讓能邑民之好義循禮則時佐亦烏得畢
志殫慮以致其重如斯哉是皆可書也茲同邑丞夏某
以斯舉之善不可沒微記于予故樂為之書若時佐
之於政於教而贊于邑固多有可稱者以無關於修建

則畧而不贅

揚州府儒學重修記

自司徒典樂之官設而學校之制興其風俗之厚人材之盛實本于是故有國家者未有不以此為天理之大防焉然興廢無常而振舉之任不可不屬之於人若揚之有學建自于宋數百年來殿堂齋室歌仄敝漏日就弗友率無以其為政之所宜究者時三山陳君真寔守是郡顧茲頽頹乃愀然曰學校守令先務吾弗亟圖孰之責也即謀修葺會監察御史滇南張君謙以按部至君遂以斯舉白之君曰獨非吾之責乎由是二君各首

捐已俸鳩材僱工迨諏吉就事而官僚之好義者若衛荷揮使姚麟府同知姜文通判推官孫景銘輩聞之咸感奮亦出貲樂為之助材于是而益善工于是而益良乃易其已壞補其未備首作大成之殿繼以明倫堂藏書樓下暨齋序門廡倉庫庖湏經營締構以間計者凡七十又三財不費於公力不勞於民俾棟宇之崇麗貌象之顯嚴應規合制視昔有加餘資則又錄祭器之未備者範鐵以足之經始於宣德七年之春訖工于明年之夏茲教授某僉謂斯舉于學之所宜有者已無一之不具不可無述以示久遠爰具寔遺其徒盛其絕江

而來囑予記之洪惟天朝聖相承丕顯人文於學校之政尤切加意誠於陶斯世斯民以躋於唐虞三代之盛既有官有師矣復以提調勉勵之責歸之於任守任司風紀者為規二君于茲學葺治之勤如是可謂知大體而祇奉揚德音克盡其責者歟矧揚為淮海奧區密邇畿甸民素有養而知教是則後之來游來敬之士其可不益懋所學而惟忠惟孝以期上無負于朝廷下無忝于二君哉

高處士壽歲記

處士姓高氏名宗浙字叔胥別號松琴山陰人年僅周

甲子即營家壙於邑之梅山之陽一日不遠千里涉濤江詣太常言曰吾聞人之於世生其寄死其歸故知人生而死猶晝而夜必然理也不知理者諱之吾則不然今已預為其地以俟其歸尤望執事願述吾平生之槩錄石以記且上幸勿辭敢請余聞高氏自太尉府君於宋自汴徙居山陰之梅山子孫蔓延遂為邑之望族田園甲於編戶詩禮聞于一鄉若處士亦其族之傑然者也惟處士遭家不造僅五歲喪父諸兒被產業悉蕩析無遺獨遺母氏與居及成童乃奮然曰吾家夙昔田則連丘接隴屋則切溪千雲今吾何卓錫之地且無顧

吾母托何而養吾身托何而遂哉復謂人曰吾他日苟不能為人以大吾先世之大非高氏子。卽蚤夜業農與商有贏則銖積錙累期底于豐居無幾何則家業果由漸而至大焉既而復曰利固以足資吾之生苟不讀書則何以知禮義從而為人哉遂創書屋積書數千卷於其中稍暇則耽玩之不少怠時侍讀莘居唐先生助教橋樂張先生浮沉里中輒延館于其家有疑則從而質之以啟其不逮至為萬石長凡於飛輓之勞有命卒不辭每為鄉人之所先人有負不平赴愬於其門者則以大義折之致人罔不帖。信服而去晚年樂施予諡

義塾延師以教鄉之子弟有貧不給者生則以食周之死則以槨斂之自里之錢清抵郡西郭相距六十里凡橋道之傾圯者則修葺以時恒以為己任一曰人竊其牛牧豎踪跡之已得其人問之為誰曰某甲也處士嘿然久之曰勿再言勿再言人密察之為何蓋其故人子也致知者既高其義又高其量為處士生平英邁個儻遇事有為且於敗成能預燭幾故致家業之復興門望之不墜者豈偶然哉若茲當強健之年而預營家墳以備全歸抑又非達生知命能之耶惟仁必有壽然中壽八十下壽六十人享之固皆謂之壽特高壽百百人

享之者鮮以處士之存心在于仁者過人殆見上壽之
不歸處士而歸誰哉若茲家壙誠預為之也因其請余
姑記之俾歸以饒其

通州重修廟學記

維揚通州之重修廟學也既訖工州之守番陽劉復告
予曰復奉命忝守于通初至首詣學行謁先師禮暨
登明倫堂視師生講肄顧其廟與學皆頽圯弗支殊失
具瞻輒與僚友同知梁埤判官牟仲川陳賜謀啟撤而
新之以徵輸事殷卒未就緒邇州士陳志學以貴州憲
僉致仕來歸聞之曰斯廟學者吾夙蒙教養地也獨不

可助之乎即奮然捐貲為首倡既而守禦千戶陳瑄聞
之其助也亦不減於僉憲於是復等以二公之義而於
始謀乃需材徵匠於廟作大成殿兩廡戟門靈星門於
學作明倫堂三觀齋德亭凡所宜有者視昔日有加煥
然一新俾來游來敬者罔不嘖嘖稱嘆肇工於宣德七
年七月十二日訖工於明年二月十五日然後等雖亦
預力其間向非二公之倡其何能濟願為文以紀其績
敢請予聞通之廟學宋初在州城東其構者守守曾
環也後遭兵燹遷於州城西復其規制者守康淵也嗣
是若誠兵部尚書印應雷守楊布通判劉雲翼至聖

朝守能 皆克留意以經營之焉以是觀之前作述後
嘗有其人茲舉也固作州者分內之常事耳然較之不
知當務之為急而漫不加省坐致鞠為草莽者復其亦
賢於人矣且今美輪美奐不自有其功而歸功於彼助
之者其又不賢於人能之乎是則諸公之功皆可書也
竊惟廟以奉先師以崇教事其為風俗人材之所繫自
古有國家者無不以為重况 聖朝致嚴廟季視前代
又為過之故賢而有民社寄者亦未嘗不憚之以用其
心矧通為圻內之地尤有風俗人才在所當先所重之
繫者乎繼自今尚幸庸其寄者知急其所務能如復之
心為心則通之廟學其有不常存風俗其有不常美人
才其有不常盛哉予姑以是答復之請俾歸列之非特
紀諸公之績而且以勸其來者云

雲南府學題名記

洪惟 聖朝文德誕敷雖極天所覆極地所載罔不丕
冒孰曰雲南去 天萬里遠在一方而有所未暨哉矧
其地自入職方有黔今國沐公之祖父黔寧王暨父忠
簡王叔父都督公世奉 朝命鎮守其地至若布政使
陝西張公純叅政河南王公鉉輩相繼臨蒞悉能上遵
著令崇學校重師儒俾詩書禮樂之教輒能與中州等

事致其仕亦各因之爭自磨濯其於有用願為
者彬輩出迄今七八十年有加不替猗歆盛哉
子友監察御史張淑子善蓋由其庠序而登進士第者
願以鄉之士若進士若貢士自學校而出者咸題名于
石始不惟榮其已出之賢亦將夙厲其後來之者請予
記其首嗟夫子^善之用心誠與人為善仁人君子之心也
是則獲厠名于是者必能知其所自榮其榮而益勉力
於顯融矣繼自今其來者則又曷可不思步武前烈以
彰朝廷文德之美與方岳重臣之所以相成而必圖
其所報稱哉

浙江按察司副使陶公死事記

浙江按察司副使陶公之死于處寇之難也其同寅僉
事陳公以金華蘭溪之民感公捍禦之德之功之請啟
昭公之死於不朽具事之始末以狀來徵予記按狀公
成字孔思廣西之鬱林人膺鄉薦入太學累官至大理
評事用廷臣薦拜浙江按察司僉事當正統戊辰冬處
之寇起於鹿水剽掠鄉里殺害軍民上聞命討之公
與都指揮僉事崔源領兵分鎮金華之武義據賊出沒
之衝以木為砦竭心殫力晝夜守禦民賴以安者久
之後賊首陶得二大肆猖獗率衆將攻公砦公獨運謀

出兵殺其衆最驍勇者數百人并生擒者百餘人撫其
未降者又三千餘人得二乃懼率其餘黨遠遁深山事
聞以功陞公副使又明年五月庚申得二復率衆來攻
公亦出兵與戰時賊勢大張或有勸公稍却以避其鋒
者公毅然不從乃齎齒厲聲以誓衆曰彼寇蝼蟻耳狐
狸耳乃敢於我為抗吾受上命禦寇以安民吾將與
爾衆與殄滅此賊決於今日今我稍却寇豈不以我為
怯耶今既至此吾誓不與寇俱生倘萬一不利而天
兵駐于金華者聞之必壓境而來吾亦當為厲鬼助
天兵以鏖粉此賊於無噍類也誓畢乃麾兵極力與戰

自邠至酉勝負未決不意砦中火起我衆遂潰公竟與
都指揮僉事崔源俱死之寔正統己巳之七月某日也
嗚呼忠義天下之大閑也世能知之者雖有求其能以
身而臨難不避視死如歸者能幾何人耶若公之死于
其所事明白正大與烈日爭光不負朝廷付畀之重
豈不謂之大丈夫哉孰知公死未幾得二等即就
天兵之擒以明正其典刑焉故人咸謂得二之賊則公
誓言為有驗矣亦有以見公英靈之不死耶今公之死
雖死於武義而蘭谿之民不忘公者蓋以寇之初起時
公先屯鎮蘭谿能致寇不敢犯民獲以安故蘭谿之民

聞公之死慕其功德欲圖其不朽故白于憲僉公而有
此舉也抑亦非蘭谿之民得聞聖人之教以德報德而
然也欤憲僉名永江西之泰和人有守有為蓋於公之
沒後嗣鎮金華亦有功德于民者宜併得牽聯而書之
於是記

溧陽縣學科貢題名記

士有題名以表著於庠序者其來尚矣蓋將以褒已往
而勵將來也此溧陽知縣古筠卽公璠於邑科貢題名
之石所由立也歟惟溧陽為畿內壯縣涵濡聖化其
賢才之出固屢有其人然知縣事者於學校有提調之

責故每當獻績之時吏部必稽其科得人與不得人
以第其殿最為此卽公汲於是者其亦激勵之一机
必欲期盡其責以體朝廷注意賢才於學校也其心
不既盛矣乎一日遣其子某介國子生邑人羅震請予
記其由夫士生聖世欲得其名以效其用者人孰無
是心特有是心而無是學則又不足以效之也學之道
無他其則不遠亦惟視諸先達之所以學以得其名以
效諸用耳雖然進取之學人皆可能惟有志之士既學
矣或得其名必在競為恐名浮其實足實足以稱其
名而後可庶幾也苟徒惟弄紙筆以獵利祿其於真知

實踐則漠然無一得之於己而規於虛名是尚則又豈
得謂之士乎孔子曰後生可畏諸士子敢不勉諸公
字某讀書博行常為斯邑丞有善政即九載民留之上
况其請世今職云

汝寧府重修學記

汝寧府古蔡州也元至元癸巳始陞為府其府學即舊
州學金皇統間所建者知府也律文讓以湫隘弗稱且
遭焚蕩惟禮殿僅存遂改為汝陽縣學別構府學于府
治之與偶今學是也皇慶改元知府張昇又以其規制
簡率復修飾之茲學至是始克就緒垂今二百載夙凌

兩震其間梁木則未免頽毀黜聖則未免漫漶頽甍則
未免缺落致過之者莫不為之咨嗟惋惜病其未有注
意於此者焉正統三年春保定李公敏以知事府來徂
是邦政事之餘乃愀然曰斯學之傾圮獨非吾之責耶
惟後殿費廣顧力寡不能獨勝乃謀之於守禦千戶倪
公誠等暨邦人之篤於斯文者咸唯唯以樂助之公即
首捐已俸為倡不踰月得所助百金以兩計者凡四百
有奇公悉屬教授紀震掌之既而召度材肇工于正統
四年之二月記工於明年之秋八月殿堂室廡視舊
晏然一新規制且尤加弘敞既落成公復以學之師生

出入之塗卑狹沮如又以他地易軍民所居之地闢為
大道榜其緯襖曰興賢致邦之人士若老若穉為不改
規易視而稱嘆嘖、為未幾公以膺召陞尹南京之應
天府嗣其任者若知府李公秉同知張公健皆豈弟君
子也觀茲成績謂公之興建與千戶公等之攸助不可
無述以示後之來者乃徵記于予夫學校為美教化育
人才之所實王政之所當先者也學之宜有若殿廡以
崇奉聖賢堂室以棲止師生是則殿廡堂室皆一日不
可無者苟有興墜以郡守有提調之責奚可置之以
為度外事耶若公夙由庠序登太學嘗佐郡鳳陽以賢

以能聲聞日著膺薦陞茲郡守下車之初固宜汲、視
之以為先務然其殫心竭慮經之營之俾其克底于成
良亦難矣茲李公念之公興建與千戶公等之義
助能不沒人之善求文以表章之是亦厚德之事皆可
書也且聞公於是學締構垂成之頃所乏者堅韌之材
以足榱桶之需忽一夕大風拔木於近地得所拔槐榆
合度者數十本以足其用或謂公之是念於神明通而
神明茲有以相其成也故併及之以為記

太和縣重修廟學記

郡邑必有學、必有廟、以奉先師學以育賢才廟學

之制其未尚矣太和為今鳳陽支邑而廟興學在邑治
之南自宋肇建來以多歷年所其棟宇垣墉頽圯殊甚
柰於興廢舉墜久無有為其意者正統五年夏長沙張
侯處仁自曹監釋褐來知縣事展謁之餘乃慨然曰吾
拜 朝廷命以忝令斯邑而職所當先者莫先於風化
風化之興必由於學校顧茲風化所係之地而上兩旁
風弗稱具瞻者如是吾奚可不於此以用其情哉即首
捐己俸為興作計既而以後敷費浩慮所捐不足以副
所需復謀諸僚佐謀諸邑之好義之家一時有或以財
有或以力者咸樂攸助之不啻若雲集而川匯焉處仁

於是乃鳩材僱工撤而新之於廟作大成殿作兩廡於
學作明倫堂作兩齋下至庫庖庖廡之所靡不具畢屋
以間計者凡若干俾一旦輪焉奐焉致人無不嘖嘖稱
嘆改觀而易視為始事於正統某年之春訖工於正統
某年之夏既落成學之教諭某訓導某謂處仁之績不
可不紀以示將來遣其徒王環請予記之夫學校正政
之本也洪惟 聖朝聖々相承視之前代崇尚惟盛既
設師儒以專其教已復責守令以提調之 勅憲臣以
激厲之誠欲風化美而賢才興其注意於學校者非一
日矧太和實圻內風化所當先之地任其任者宜其奉

承德音莫敢或後是以處仁下車之初不暇他及而
汲於此以用其情斯又非知所先後賢於人者能之
乎嗟夫興學校固為長民者之首務然則未游未敏
之士又何可不知學者於學之所當務者耶且學者學
夫聖賢在必心聖賢之心行聖賢之行真知而實踐善
也吾從不善也吾避博本抑未崇雅黜浮蚤夜孜孜思
所以仰答朝廷之所需而不負出於學校可也若夫
昧其遠者大者惟簾窺壁聽徒弄絲筆計釣科名微利
祿以為身家之榮則未矣于是知地仁今日之是舉豈
曰尚虛文觀美哉予日記其興作之由而得併記之以

為學者勸云

番陽重建忠烈廟記

番陽郡城之內魁輔坊之東有廟曰忠烈創自有宋迄
今幾五百年邇以居民不戒於火廟併燬之郡之人士
感神之惠有惠謂神不可無廟以相其祀咸捐己財力
誡吉樂為之重建焉既成其郡人華亭王尹張君鳳應
馳書告予曰吾郡有神廟曰忠烈俗傳為忠烈王廟凡
郡民歲時有所為報焉告成事焉者則頃背相望悉神
是懇而神既屢昭如響斯應已非一日近燬于火民復
建之其神之安靈人之禮祀不改猶昔願執事文以紀

其具作之由用登于石以示後之來者按郡志神蓋宋
高陽關都部署康姓保裔其名真宗時契丹入寇戰死
于瀛忠臣也祭法曰有功於民則祀之能捍大患禦大
災則祀之若神之死事死于瀛宜廟于瀛祀於瀛祀也
今而廟于番陽莫知所據或曰宋以神之死詔天下皆
立廟以表其忠義何今天下郡縣皆無其廟獨番陽有
之耶抑予聞昔人有寓於其地以土之神奉之及還私
奉其歸以奉如吾浙之宋相史浩使宣城以祠山之神
有靈遂奉以歸至今四明祠山廟是也意神在當時瀛
必有廟亦豈非番陽之人有或仕或商于瀛者夫歸以

以祀之此廟之由立也歟夫礼以義起有所不容於不
辨惟神廟于番陽有年神必福其民也弥深故民之事
神也弥篤不然今廟既燬而民復樂捐財力以重建之
致輪焉奩焉俾神有所棲人遂所仰有如是耶繼自今
吾知神之灵洋洋在上必鑒民之奉之誠其敷佑番陽
之民也必又愈於前日矣廟自殿堂以及門廡之類屋
以間計者大小凡若干始事于正統某年之春訖工於
正統某年之夏具有或以財或以力似助以成其廟者
郡之人士黃振宗輩於此不及悉書則別列姓氏于碑
陰云

南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之二

前集

寧國縣知縣前纂修國史鴻臚寺序班男完編次
通奉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孫壻洪鍾校摘

字說

周茂景和字說

錢唐周茂景和其友武平文學孫仲立氏過余言曰茂
之以景和為字交游者代其名呼之久矣或者謂其名
之與字其義弗協願於執事質之以釋其說敢請予惟
萬類之物無疵無厲之謂茂一元之氣無戾無乖謂之
和故盈天地間和氣充塞則萬物資之以豐茂條達也

必矣由是言之物之茂所以貴夫和而和之用所以育
夫物是則二者蓋有交相成而不相悖之道矣今茂以
茂名之而以景和字之孰曰其義弗協也歟雖然人之
字為友者固所以重其名而以字代之也抑亦豈非欲
因其義以協其德乎惟人之生得乎天地其情七之具
而大本達道無所不全特其壞于人物而乖戾為生故
人不可不有學問之功也茲茂誠能于不見聞之頃防
其乖而絕其戾則大本達道無之不全殆必不徒茂
其德於一身則必自身而家自家而人無所不和則孝
弟忠信之用行其德得不由茲而茂歟景和勉乎哉

徐鑑時用字說

古者男子始生父名之既冠而賓字之禮也後世有先
生長者又必因其字而繹其義以為之說蓋相與其祝
之辭以責其成人抑豈非礼乎哉錢唐徐鑑今兵部
侍郎徐公之長胤自幼端重慎默親經史殊與儕輩紈
綺見異予甚愛之及冠而礼部侍郎羊城陳先生為賓
嘗即其名而字之曰時用噫先生之期於鑑也豈淺
哉一日鑑視余為執友復請予為之說夫鑑田器也樹
藝五穀固非器為用則不足以成樹藝之功苟非其時
而用之則亦何所益哉此先生於鑑而字之說時用者

其以是夫惟磁甯用力於學者蓋必以器而耕夫仁義
矣以器而耨夫詩書矣然學既有得用必隨之待時而
動磁其有焉方今 聖皇臨御所用者賢才雖耕莘釣
渭之徒亦將乘時出而樂為之用矣獨磁可不因時而
為用哉行見磁也抱負其器薦之於鄉上春官以對
大廷接軫而翁次公卿之列以為時用良有日矣磁尚
勉之予日望之

陶元素字希文說

吳門陶元素者嘗從予遊予喜其進學有序將俾與之
遊者敬其名而字之曰希文一日其友鄒翰宗盛輩以

其字請說於予將以為希文贈予惟文不可以苟求欲
求之者不可不有其素也姑以其近而喻之彼繪畫也
欲施五采以成其文果可無其粉素之地乎此文必貴
乎有其素而後可以求其文也尚矣然希文學者也惟
今之學者所求之文記誦而已矣辭章而已矣記誦以
誇其辯博辭章以矜其瞻麗鈞聲譽以鈞利祿此果謂
學者有素之文哉學者之文要不要於義理使義理日
以精篤於操守使操守日以誼一言一動非規矩不由
一出處非準繩不踐近可以儆表家邦遠可以垂範
後世斯於文也或幾一矣彼為人而不為己喻利而不

喻義之文曾可與學者道乎惟希文風安設重且生長
詩禮家循一雅飾其文蔚然予喜其文由於有素非淺
淺學者之文也因其求說故不辭而規之而又為之頌
云

輿齋說

輿齋者今兵部主事余友錢唐鄭君良載之別號也徵
余為之說夫輿車之總名也車底也以車言勝重致遠
者車也傳曰士不可以不弘毅故惟弘斯可以勝其重故
毅斯可以致其遠其勝重致遠之任何任哉曰仁而已
士而非仁則不足以為士顧名思義良載其能然夫以

底言祗也木有祗則榦為枝為花為實為斯有所附車
無底則輪為轅為箱為軾為之類何所托哉故造車者
必自輿始傳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弗能奪假彼喻
此良載其能然夫其良載詩禮家子名進士也有寬廣
強忍之具故致於用已政猶輿也其為杼為倅為巢為
政為載十二疏以廟以郊維其時也殆無適而不宜者
余深有望於良載焉

題跋

跋沈學士所書先賢格言後

此蓋翰林學士雲間民則沈先生書宋南軒張先生之

言為予 京太常 卿行時贈者也 因憶先君子知上
高縣事時亦嘗榻朱文公書是言刻于瑞州府學者亦
而且屬之曰學者能服膺是言辭而行之則不患不為
賢人君子故諡識之不忘已今學士公復書此以為贈
則予安得不重惟先君子之遺訓而感學士之所愛以
益佩服先賢之格言哉

書鐵崖楊先生墓誌銘後

右會稽鐵崖楊先生墓誌銘一通蓋太史金華宋公所
撰去今六十又五年其族孫宗義徵驥一言附其後驥
憶自弱冠時聞先輩云先生當元時年未三十而文名

已馳南北虞文靖公稱曰李白天才會時修遼金宋三
史朝廷議論未決先生有三史正統辯歐陽文公見之
嘆曰百年後公論當定於此矣今宋太史謂其文中之
雄夫豈不信惟先生不尚峻絕之行且於時事直言無
諱故多忌之或目之為狂用是卒不得大用然 君子
之所貴者豈係於用不用哉屬元季世與曲江錢先生
於松江蓋寓公也後二堯相繼而沒知府林孟善為卜
其地合葬于華亭縣于山之陽予宦遊松江時以先
君子上高令嘗遊二先生之門特拜謁其墓歎摩挲先
生是石已不可得及物色誌中所載其子航孫泰來問

諸故老皆莫知所之令人不勝悽然于夕陽衰草間者
久之今何幸見有宗義而以是表祿哉是則先生亦可
謂之不死矣宗義讀書飭行其來殆未艾尚幸為先生
推其昭穆宜嗣者擇而嗣之則又盛德事也故併及之

書碧落碑後

余嘗聞學篆書非難而欲知其偏旁為難其偏旁如音
十為章而此帖中章字之類多與偏旁不協不知何也
雖然秦漢唐宋間名人篆書石刻以歷歲滋久磨滅者
多其榻本存世者有日減無日增其為難得也審矣况
此碧落碑又素為難得者哉此本蓋太常丞馮公所蓄

者固以示予、故書此于後以銘覲者

書黃賢母傳後

純乎天成乎性不假以力極穿壤貫古今者彝倫也惟
賢者存之愚者昧之故君子善其善也於賢者於賢
者則必立言以旌之為其旌之也豈徒然哉蓋為世道
勸也若是者自長史鄭公以下或傳或頌或序以紀述
其鄉深溪黃氏母之賢是已覲母之為女事父母為婦
事舅姑迨夫沒而又能以冰蘖自持綱維家政至教子
皆底于成立其善雖不出乎彝倫之外然世之為女
為婦能盡此德此道者能幾人哉是則若母者可不謂

之賢也夫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余於母之賢尤有望於人焉

書歌器圖後

古之人盥盂几杖皆有銘所以勗其德也有曰歌器者其猶是歟昔孔子規于魯桓公之廟命弟子以水注之則知虛則歌中則正滿則栗遂嘆曰烏有滿而不愛者哉大抵中者無過不及之謂聖賢之道惟中係焉彼虛歌滿愛者得非有過與不及之患歟然滿尤為聖人之所戒故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讓能是則挹而損

之於中也其庶幾焉臨江謝學源氏讀書尚禮家富嘗挾貲以取羸湖海間晚得是圖有契於心遂欣然以歸乃隱跡山林圖終壽考噫學源之即事興懷而底於知止知足之地非識微之君子疇能然耶一日命其子公訓持是圖來京介余友刑部郎中劉君謙請識之余遂書諸左方

書尊經閣中秋翫月倡和詩卷後

廬陵中溪劉先生宣德十年秋應聘為京闈同考官既撤棘持詩一帙過余閱之蓋八月之望先生與主文春坊庶子周公翰林侍讀苗公等凡九人登尊經閣玩

月之作詩凡一十八首序則庶子公所著者也鏗金戛
玉使人讀之想像其趣則先生於斯之時與諸公有
異置身於方壺負嶠間者已何者凡人生燕集蓋將以
樂其樂也樂其所樂貴必得其類得其時得其地而後
得所樂也苟一之不具則亦不過勉同強合而已今先
生之會以其類皆縉紳大夫士也以其時則中秋也以
其地則尊經閣也是則先生之樂與諸公之樂宜其無
涯也既樂之宜其無倡而不和也噫凡今之交今之會
不知能又有如先生與諸公者否乎先生嘗為江西解
元賜進士出身入翰林為庶吉士擢刑部主事今為

新淦貳教才行卓卓有聲于時且胸次灑然雖雲翻川
鱗有不足以喻其遠者名于欽中溪其別號云

書宋元名賢翰墨後

庸菴太常馮公好古博雅君子也凡有古及今法書名
畫或重其藝或重其人必俱收並蓄裝褫而什襲之誠
欲使其流芳於不泯亦盛德事也此帙自歐陽公而下
凡十有八幅况其藝其人皆足為世之重者耶余

以歸公之典籤

書熊都御史寄大理卿湯公詩後

太學生永嘉湯沐時新以今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江

右熊公為大理卿時寄其先君子大理卿七言近縣一
律裝潢成軸請予識之惟時新先君子雖與公同為大
理卿而公則專奉使巡撫江西此詩蓋公必自浙西回
京師同寅諸公往訪公寄以申謝者按其序有謂曰昨
風雨中辱一顧及蕪簡少卿吳先生寺丞鄭先生之
說是作必在洪熙元年後五年為宣德五年公巡撫事
竣始甦今官復今姓不然何以稱湯公為長官詩尾題
胡姓乎嗟夫諸公斯時斯會距今僅十年而湯公已矣
呂公遂休致之請歸於山陰而熊公居北京鄭公居南
京俯仰生死睽離雖欲復如前日之會何可得哉此時

新於先君子以公是詩亦不能不有感焉雖然昔柳子
厚記父侍御君之友於侍御君墓碑之陰誠欲使後世
知父之所交皆一時之名士今時新表公是詩於父大
理卿既沒之後亦豈非歆後世知父所交而有君公哉
時新不賢能如是乎

書燉煌郡侯洪公墓誌銘後

右元贈嘉議大夫紹興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燉煌
郡侯天台洪公墓誌銘一通前鄉貢進士承務郎江浙
行中書省檢校官徐翔所撰者也後有自元迄今諸名
士所題詠今公田世孫大理寺副益中屬余識其簡

按公於世故泊如其所贈所封蓋以子縉翁者貴所致
生不勤力於為善故為善之迹見於誌銘者甚悉使人
觀之固無媿於後之人起敬而起慕也審矣然此稿去
今百有餘年其不泯猶一日此非公善行之積之厚則
烏能致有賢子孫保守之不啻若拱壁哉自此而往子
子孫、勿替引之雖百世可知也矧益中為其諸孫學
純行固自中書舍人至今官經事三朝幾三十年中外
大夫士知之者孰不推重其為人殆見承公之珪襲公
之組其功名之未有未艾者豈曰特保其世澤於此紙
哉庸併書于左方以俟

書思親堂卷後

思親堂者濠梁湯島仲昭於二親既沒作以寓憂朝夕
之思也夫人子不幸死其親蓋有終身之戚此思二親
者庸能一頃刻而少已乎蓋必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
其所樂思其所嗜者為故詩曰緜我思成孔子曰以時
思之其是之謂歟仲昭有見於此可謂之不死其親而
善於為人子者矣雖然仲昭實東甌襄武王之孫
武之輔翊龍興以建大明萬世太平之鴻業功之
大時其能幾然篤忠貞子孫之貴
推於言必思忠於事必思敬於色必思於必思

思之思之無時無處而不寓其思以求合乎宜若然則
身益修而行益立矣身修行立則不惟承珪襲組而世
食襄武之報於無窮而且於二親 益有光乎仲昭
讀書惇行知言者余故以是說贅于石方

書幽風圖後

嗚呼國以民為本而四民之中其至勞苦者莫農若也
昔周家以農事開國故周公陳幽風七月之詩於成王
以明小民稼穡之艱難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條塲
以至上入執宮功莫不纖息備具俾瞽矇朝夕誦之其
所以歌歌勸乎王心者果何 哉蓋歌成王以勤居

而不以逸居逸為耳厥後成王果為有周之令主以延
蒼姬之籙至於八百者孰曰非成王知稼穡之艱難而
由於周公教戒之力歟甚矣周公之心為國為民之心
也及宋儒臣西山真德秀嘗懇、反覆以是詩進講復
即是詩繪農夫紅女之勞之狀非惟欲揭之宮掖而且
欲頌之貴戚近屬便知其衣食之所自來則其用心又
寧非周公之心歟是圖不知作者其誰蓋實本諸西山
之心而為之者也意匠之到似嘗閱吳興趙松雪之門
庭得非淮南 叔孛之筆歟今為華亭二尹巴陵鄧君
時用之所珍玩噫時用授牧民之寄者能不寶他物而

賢是圖則必知農之艱苦而華亭之民得其所也可知矣抑予聞宋復有於潛令樓琦以高宗有重農之詔繪耕織圖以進農事自浸種至登廩凡二十有一蠶事自浴種至剪帛凡二十四有各繫五言八句詩于左以晚祈其勞苦之意其臨本尚有流落人間者時用倘能求之併與是圖朝夕披覽則又未必不為知農艱苦之一助云

書時苗留犢圖後

先正有云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故知君子未嘗無過惟君子有過其善待君子者必當於其有過中

無過可也苟於無過中而欲求其有過其可乎哉若昔時苗為壽春令當去官時以駕車牛來時無犢今遠有犢遂留犢而去後人遂繪之為圖蓋將與人為善亦以警夫居官無恥而續其負稅而作也圖若善矣孰知又有指其圖而譏之者曰使犢可留來時無子今遠有子亦果可留否乎此政所謂無過中求其有過有君子之心而待君子者豈如是哉此說若然則人率必以苗留犢為非而始俾有官于其地者必不以孳蓄鬻敗規利為恥抑豈不至於垂橐而來捆載而返者乎且周官計吏有六蓋必以廉為先故居官者亦必當以廉為本故

曰苟一毫之點污為終身之玷缺予則謂苗得非有得
於此而過於誼者與蘓州府知府况君宝受是圖蓋必
又得苗之心者也因以示予故書以歸之

書潛山葛氏家範後

監察御史潛山葛君延崇以其尊人銘哲甫所編家範
一帙示余、閱之其大要則趾美夫浦江義門鄭氏而
為之者也延崇請余識其後余聞先正有云家難而天
下易蓋人欲齊其家而以治天下之法而裁理之則父
子兄弟間其何不至於虧恩傷義哉故善齊其家必自
因其所固有而有以維持調護之也大抵身修則家齊

余聞葛氏自現察府君而下迄今同居共爨者已八世
其代為家之長者無他惟能以孝義躬行以率之耳故
其一門之內尊卑長幼習於見聞自不得不入於矩矱
之內此父之所以為父子之所以為子兄之所以為兄
弟之所以為弟而家之所由齊也歟茲銘哲甫尤慮人
情久而不能不變至又立為綱紀以約束之名曰家範
則其篤於齊家而欲先於前振於後也又何如哉雖然
立法非難而守之為難繼自今為銘甫哲之子孫誠能
以銘哲甫之心為心於是範恪守而奉之則葛氏孝義
之聞雖數十百世抑豈有紀極者邪以今觀之若延崇

之讀書惇行蒞茲風紀其冰蘖之聲已卓、乎縉紳間
自非能守家範者其能然乎是可嘉也天是可嘉也夫
故書以歸之

書兵部右侍郎天台徐公墓表後

余憶年少時先生嘗往來余邑過庠序間而余師草廡
周先生亦磊落不羈士也見先生與之論議上下古今
亶亶不倦雖移日不已蓋皆不外乎立身行己尊主庇
民之切務也余時頗有知識聞之亦甚偉其為人焉未
幾先生自戚帥位至兵部右侍郎其敷歷中外而所
負之文章政事見之於設施者尤稔聞之君墓表中

所載歷、猶前日事故嘗竊嘆曰使先生不死尚當
所其長則所為所致果將如之何邪惜乎竟止於斯悲
哉雖然君子貴盡其在戎者而已彼莫之致而致者又
將委之於天焉君子得乎天以底乎正斃若先生者其
亦可以無憾也夫其亦可以無憾也夫

書玩齋尚書貢公送原功謝先生文後

嗚呼士貴伸於知己不遇則終焉而已矣然得之者又
非有知人之明則曷能真得其士哉余嘗讀有兀玩齋
尚書貢公送上虞原功謝先生之文則知先生之遇玩
齋可謂之伸於知己矣而玩齋之得先生寧非謂之有

知人之明而得先生乎何者 儻 羈之才抱淵源
難偶之學當元季世嘗抱經術試于有司不利即去已
既而復以偃兵息民之策于當道又不遇於丞相則又
去焉幸而獲察荐於御史執政者与之辯論又不合此
先生之決意於東歸其志果何憚於終焉而已矣也邪
未幾聞玩齋能折節下士以篤漕寓於錢唐之吳山先
生被褐見之一見生先與語即合遂目先生為奇士遂
携而於至海上然桓者久之想其心乎意契之二人也又
何啻若良玉之遇不和良馬之遇伯樂哉于是以知
先生平昔之不遇一旦獲遇於玩齋則其高確古今出

入經史與欲得其所遇孰多抑不知玩齋之下天下士
其所得之士復有如先生者能幾人邪雖然玩齋固知
先生矣曷為而不為之先生乎殊不知非不用也屬時
不可為也雖用之有不足以盡先生之才也此送先生
之文所由作也觀其一篇之中以昔君疇務光伊尹太
公望之事業屢致意於先生則玩齋之期待先生於他
日者又槩可見矣迨入 聖朝先生應聘與考禮樂及
作縣山西其所為所致果皆卓卓有聲縉紳間暮年復
拜遷僉福建按察司事若与憲使四明陶公堂仲枏校
布政使薛大昉所為貪淫卒致一方稱快至今八閩故

老猶能道之特惜才未盡而身先殞其亦係於命也夫
是文今其從孫刑部郎中時與懼其久湮沒不傳復繕
寫而裝潢之蓋將以垂示于子、孫、為時與由進士
入官清慎端恪蓋克世其家者也先生系出晉太傅名
肅原功其字別號密菴有文集行于世曰密菴文稿云
書黃氏先訓卷後

今吏部尚書豐城損齋黃公某念自梔公光範迄今幾
二十年規公之一言一行未始或越乎矩度之外且聞
公言每於踐履之得必懇、推本於先子為己先生焉
於是其不特慕公之為人而於為己先生願聆其警

而不可得適者公以平日所得先生之書辭輯為一卷
題曰先訓某獲聞之惟先生貞慤純正其言皆本之於
躬行心得之餘其有資於人猶布帛菽粟不可一日而
無者也豈有為一家言哉雖然垂其訓者父也承其訓
者子也苟父訓之子悖之其為者父亦將如之何邪若
公於先生之訓有不止於終身行之而不替且將什襲
以垂示子、孫、於無窮焉是則公為人之子其賢於
人也遠矣噫以先生之為公父之所以垂訓而公為先
生之子之所以承訓可不謂之有是父有是子乎况公
經事 五朝敬歷中外幾五十年今位至尚書致榮拜

雲漢之章奎壁之畫以贈及於九泉是則公果何負於先生之訓哉覽畢故謹識於左方

題戶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黃公訓子帖

右教儀一通今戶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東萊黃公為訓其子琮而作也余閱之公大要教其子以讀書為本然人教其子以讀書則其教也至矣何者六經子史皆謂之書而書之所載聖賢之心術寓焉立身行己之大旨具焉特媿不能讀之耳人而讀書能知其理以踐其實始為人臣為人子也夫何歎乎哉矧公亦以讀書決科為名進士至教歷中外經史四朝鑿一乎言行

事四海之人識不識孰不慕其為人蓋所謂以身教者矣善學之者又豈直在諄一言語中求哉且琮沉毅謙抑有讀書之資者余計他日行遠升高夫豈不係于此余辱公半面之雅亦願學公者三復之餘姑識末簡惟琮其慎承之

題戴婦吳氏貞節傳後

天理之在人心民彝之在天下其不可泯而不可易者萬古猶一日也特人昧之而不能知不能行耳苟人能有於利害倉卒之頃知之明而行之力者君子烏得不表襮之以為世道勸哉此翰林特詔吳門滕先生戴婦

吳氏貞節傳所由作也余閱之蓋以吳夫死年少不再
嫁能事舅姑撫教其子至於有成固為婦人所難能
者已然死生於人所係甚大若其夫均用代父之刑以
底于死其所以徵天理民彝之在人心天下不泯不易
者則又孰若其事之為尤烈哉惜均用之事何無傳之
者而止附見於此邪抑別有戴孝子傳余偶未之見邪
夫子為父而死其孝婦為夫而守其節孝子節婦其所
冀者自靖而已自靖也者心之所安也初何計夫名哉
唯君子則以其教為可成名為可榮故列其事焉者吳
氏夫婦之行其果可使之不傳以風厲乎

傳

陳克昭傳

君名晟字克昭世為揚之寶應人曾祖某祖某父某母
某氏君自幼穎敏立志經史而尤長於書律洪武中膺
能書荐入中書與蹇忠定公同與誥教事既而被推擇
擢五軍斷事官時獄訟繁與犯者率多大家鉅族君一
執權法不少假借有都督某者犯法當死迨廷審
太祖高皇帝念其有功欲釋之君以所犯畫一以奏復
原其情執以有決不可釋之理上怒君復從容奏曰
願天威息震容臣再鞠上弗聽命少保兵部尚書

茹常劾實之及茹復 旨與君初鞠不異 上乃悅一
日當奏獄 上收其奏牘令君背陳君條對如流尤明
白簡當殊與牘同 上曰汝年少朕特試汝於獄用心
否也 太宗文皇帝入正宸極陞湖廣按察司僉事使
日本及回有廷臣以宿憾發君用私錢於彼易馬謫
居山東既而 上悟曰彼以己物易馬罪何預焉即驛
召赴京擢通政司經歷未幾丁內艱服闋值蹇忠定公
典選法奏君為吏部考功主事九載猷績循例宜膺峻
擢君以年耄辭當道者懇一 留之不果遂歸君性剛果
在官於政無頃刻少怠稍暇於經史則手不釋卷遇有

警策之言合於己者即手筆以識至老不倦平生不飲
酒治家嚴而有禮內外數百指肅然一以教令是從寡
交游於知己相接必直言正色無少迎合及謝事居鄉
足跡未嘗涉城府惟日率子孫躬稼穡於東阡西陌之
上其志泊如君與編氓無異焉者致知者多高之惟君
在考功時與予為同僚君長予二十年予視之猶兄辱
君不鄙夷啟迪不逮者居多迨來君以書抵予曰舊交
落 猶晨星然况予今年八十又四君寧弗知乎以其
孫某來訪予官舍予固知君之福未艾姑錄君之治行
一二以遺之且俾來者知望應之有斯人也 論曰食

上之祿者孰匪官也求能盡其職者固鮮間有能盡其
職者求其知進退以禮義者為尤鮮若君之居官與進
退可不謂之能得其道者邪

顧允昭傳

處士姑蘇人顧其姓允昭其名彥章其字也予作校官
松江時嘗因其友而知其為人未幾彥章遨遊松江之
上訪予於學宮遂定交焉昔所謂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彥章於予于茲二十年誠有之矣今年春彥章遣其子
璇拜予於太常之署申舊故已將還告於予曰知象君
之為人者惟執事惟深璇欲圖其可傳者俾子、孫、

弗忘是賴非執事不可然予久重彥章之為人况有子
如是予奚可辭彥章自幼資朴茂不類鄉里兒父曰是
兒佳不可不令讀書乃延名師於家塾教之學殆就緒
一日告其父曰讀書在明理明理在力行締章繡句吾
不顧也况吾家素力農惟書策是親不幾於忘本父聞
而趨之彥章自是沾醪塗足之勞亦所不憚稍暇於經
史則吾伊之聲旦暮不少輟父喜曰古人云朝出耕暮
婦讀古人書今吾見^其近之矣性至孝事二親甚得其歡
心迨親歿哀毀幾於無生教子孫以力農為本而輔
之以讀書尤急於為義鄉有貧不能葬者聞之必為之

墓不能娶者聞之必為之娶有為不道者必諄諄開諭
必俟其得所向方而後止歲計有贏凡穀粟茹菜之類
遇飢饉者必周之而不靳所居曰聚鳩並太湖之上
間歲風濤驟作往來舟楫多罹其害彥章又為設方畧
曲為疏導致其害遂息此其尤彰者也雅好結納朝
野名勝若少師姚公壽椿長史錢公仲益學士王公達
善贊善王公汝王檢討陳公嗣初徵君張基孟輩或師
之或友之彥章致其尊禮始終不倦故諸公亦樂為之
往還焉晚年悉以家務屬之子孫幅巾杖藜逍遙於清
泉茂樹間乃復自號曰閱清示遺世慮也今年七十餘

耳聰目明猶強健不減少壯云

論曰士之行不可不修則立身身立則家國天下特
舉而措之耳故古者以三物取士而六行居一若彥章
之行較之古人良為無數使生當時必在所錄况於今
乎况於今乎惜其所施近止於一家一鄉而已也噫世
固有斯人哉

徐賢母傳

母姓徐氏名素英世為吳門人元平江昭常熟州醫學
教授亨甫之女同郡李仲仁之配也母生六歲見諸母
剪裝即知向方稍攻雖素喜其事者弗如也尤喜讀書

至通孝經論語列女傳諸醫方論終日侍父母側恂
然恭謹未之或惰致父母曰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是
以不可不慎擇其人以配之既笄乃得仲仁以館於家
云一日父母以垂老無子將昇貲產挾以歸李氏母曰
承先祀者承先業禮也願大人擇徐氏昭穆相當之賢
者嗣之俾承其貲產為宜女苟圖利以承嗣女終外姓
豈禮也哉父母聽其言即擇其宗人之子曰穀者承之
母於貲產毫髮無所與母素精醫有女婦踵門求療者
無虛日於人未嘗有貧富貴賤之較而貳其心計所活
者母慮數十百人病垂歿囑以二子慎勿令其失所母

泣而諾之既歿即悉屏膏沐撫其遺孤大慟曰我之未
從尔父亡者以尔輩無所托也尔輩他日能成則不惟
尔父猶不死而且我亦得以盡為人婦為人母之萬一
焉時二子尚幼稍長即擇師教之且自程督晝夜不至
漏下數刻不已率以為常用是二子長曰文瀚次曰士
文底有學行可稱後文瀚以事請成桂林士文膺名醫
召扈從居北京母挾女婢往來道途供餽調護者數
文瀚士文咸白母曰兒安願母勞尊融為兒如尔也母
曰我豈不知也尔二子倘有一失其所我異日何以見
尔父以復臨終之囑乎聞者莫不曰賢哉李氏母也賢

哉李氏母也不幸二子皆歿於外止遺一孫甫成童孱
然可憫母復大慟曰天乎天乎李氏之責顧我老矣何
可勝焉乃勤々懷々又教其孫不減於教子致其孫粗
循々雅勵讀書績文名隱々起公鄉間母令八十餘猶
康強無恙動輒不怠以規矩自防云
論曰利無間於男女人之所欲也而母能却父母之遺
貲請立賢嗣以承之世孰有如母之重義輕財者乎良
人之歿所囑二子既教有成間闕于列復重遺言撫摩
百至世孰有如母之敬夫愛子者乎人於立身承家患
難相仍付之末如之何者人之恒事世孰有如母之又

教其孫益證其身者乎嗚呼若母者可不謂之賢矣乎
若母者可不謂之賢矣乎

趙婦呂氏節孝傳

純乎天而具乎人者彝倫也彝倫克盡則為臣必忠為
子必孝為婦必貞特人有不能果於行故不能必之耳
苟有能之則何可不表見於世以風厲乎人々哉余嘗
覩今國子祭酒陳公所撰節孝堂記則知姑蘇趙璟妻
呂氏妙真之為人已既而其呂之姻家余友人伊宗訓
復為余言其詳請為之傳焉惟呂年十七歸趙璟二十
璟歿于俊甫三歲母憐其早寡微風之以觀其志呂迄

曰吾聞婦人伏於人者也一與之齋終身不改吾今惟
知有死而已其未死者以有趙氏孤兒與垂白之舅姑
是已不終養舅姑不孝不撫孤兒不義不孝不義雖他
適有生何異無生且異日何面目見吾夫於地不邪毋
知其志之篤即止之一日姑忽患痺疾憂形于色供奉
湯藥寢食不安者數月每旦復焚香願天願乞以身代
姑疾果愈鄉里罔以不孝感所致幸子長成蚤夜督
以治生產致家日益裕由是舅姑暮年熙熙然以資其
奉養猶不喪其子者多呂之力也雖然余聞呂之父曰
志善舅曰廷珪皆恂恂雅飭篤行士也是則呂之所以

知彝倫之不可泯而篤於必行以全其孝與義與節者
抑豈非其素有所聞積有所習而然歟
論曰大義之在人心固天下億兆之所固有者也世率
曰烈丈夫惟能盡之今乃見之於閨門之秀若呂者何
哉殊不知義尤無間於男女惟臨利害之際確乎不可
拔毅乎不可回故呂雖女婦行之能果則自有以得之
矣噫為士君子者誰可徒歆艷之而不知所勉哉

南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之三

寧國縣知縣前纂修國史鴻臚寺序班男完編次
通奉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孫婿洪鍾校摘

墓誌銘

故資善大夫工部尚書致仕甄公墓誌銘

正統二年正月十七日工部尚書致仕甄公卒于南
京之官舍禮部以

間上勅工部營壙仍遣官諭祭之其子昱將以是年
某月某日奉柩葬于宛平縣南祖塋之次先期昱來徵
以納諸幽輿辭之者再以弗獲念昔作校松江時公

為府之知府已去官聞民士頌為政之賢者籍，迨備
員太常與公官舍甚密迨故朝得接公之顏範知
公治行之一一辭乎哉序曰公諱庸字定理世北京人
祖文卿祖妣孫氏考仕賢妣吳氏以公貴祖考，皆贈
資善大夫工部尚書祖妣，皆贈夫人公自幼穎異膺
推擇為庠序弟子負甫冠以春秋領鄉荐入太學未幾
擢授戶部主事端厚詳慎有政致名鄉大夫多折節與
之諮議秩滿陞松江府知府松江賦繁訟夥素號難理
公處之裕如於政於教具有條理至今人猶稱之不置
幾兩考以註誤遷右軍都督府經歷時諠風憲膺少傅

戶部尚書夏忠靖荐拜監察御史按治廣西令行禁止
姦邪屏息驛召陞工部右侍郎尋陞尚書公性凝重不
喜為赫，名言若不出口而治職甚有為真老成人也
故歷四朝幾五十年踐敷中外至蒙仁廟錫誥褒
之有曰和厚而有立靖恭而能勤又曰履靜有守勞績
茂著人皆崇之頃因足疾奉勅不煩以政俾致仕優
游鄉里撫子孫樂餘年既拜命即杜門養病深有古
人去官息交絕游之風識者又莫不高之方期如
勅返權以尚年孰意遽止于是哀哉享年七十配姚氏
封夫人子男四曰昱國子生即求銘者曰昱蚤卒曰昂

曰晟女二一逼蕭成一未行孫男四福祿祥禧女二銘
曰猗歟公也朝之大臣才猷茂著密勿經綸數譽
不動得失若一所守靖恭所持正直世謂長者公其有
之如圭如璧夫復何疵天不憖遺今其亡矣不亡者存
銘詩是視

故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王公墓誌銘

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王公年七十又五以景泰元
年五月十七日卒于位卜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金谿
縣梅坊之原先期其子祐禔纍然衰麻踏予門以翰林
侍講學士周叙所為行實請銘其墓予以不文辭者再

而祐禔請之愈力乃念予兄與公為同年予與公禮部
又為同僚相知頗深誼若不可固辭於是勉為序而銘
之公諱英字時彥別號泉坡先世大原有遠祖諱宗達
者宋迪功郎仕于臨川因居臨川後徙金谿子孫遂為
金谿人曾祖頤貞元時以書經魁江右祖子大父修本
皆讀書有行誼俱以公貴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
祖母某氏贈淑人母曾氏封太淑人公幼失怙賴母淑
人教育以成甫冠為邑庠弟子員永樂癸未膺鄉荐明
年甲申登進士第尋以才行膺推擇改庶吉士翰林讀
書與狀元曾棨等二十八人之列未幾又以能書入秘

閣預典机密事丁亥擢翰林修撰扈駕巡狩北京丙申陞翰林侍講壬寅犯邊上親征公扈駕至闕樂况海班師抵威即古李陵城也師已過城四十里上以城有碑記謂學士楊崇曰著秀才善記臆者去尋見來說崇奏侍講王英足任其事膺召黃幄語其故仍命營官與錦衣衛士二十人隨行公抵城北門有石出土尺餘即掘視之額曰李陵臺擊令諭君德政之碑其文畧可讀其陰刻達魯花赤等官姓名明日復命且脩誦其文略可見者上曰正是此碑復命再往擊碎用火燬之沉之於河反還上曰爾豈知之碑不足

碎第鐫

姓名在上他日

見之必以此地為己物

碎之蓋絕其爭端也復謂公曰秀才是二十八人讀書

者朕需爾為用正好宣力勿憚勞苦其見期待於

上也如此一日上論兵事謂公曰朕率師伐爾試

言成功如何公叩頭前曰臣無識然侵掠邊境獲罪

于天討之必不能逃生但聞天兵之來必遠走漠北

幸毋入險窮追臣之願也上笑曰秀才之言惟不欲

朕窮兵黷武耳又命九軍中勳靜或謠言之類尔即未

嘗奏仍諭太監孟璵曰這秀才有事奏即令入見不可

阻就賜以珍果上駐驂安平鎮公奏云三功官軍以

有過犯於其從征故不與口糧然路遠糧盡臣見其悲
哭自謂必死臣以此輩皆精壯之士若與之糧必能得
其死力 上曰明日命兵部尚書李慶人給口糧及載
衣甲驢一頭其見信任於 上也又如此甲辰 上復
親征還次榆木川 晏駕 皇太子監國命尚書蹇義
夏原言學士楊士奇楊榮侍講王直定喪禮議國事公
實預焉 仁宗皇帝即位加恩効勞之臣賜公白金綵
幣陞侍講學士 皇太子正位東宮 上御思善門選
宮臣擢公為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學士兩俸兼支既
而公以母老乞歸省從之賜鈔二千緡命馳驛以歸

宣宗皇帝即位拜賜賚尤厚又嘗召入便殿謂曰吾父
皇擢汝清高之職今日汝當講經史陳道義以啟沃朕
心朕所望也所作詩文及草書暇則以進就賜內醞及
鈔千緡暨命入 內閣參預中秘事修 太宗仁宗實
錄既成拜賜白金綵幣襲衣陞詹府少詹事兼翰林侍
講學士是年復拜賜金相琥珀麒麟花帶太淑人曾氏
卒 上命禮部具祭工部造墳及奔喪還家遣中使阮
重護行襄事畢奪情起復供事 太上皇帝即位拜賜
白金綵幣命為經筵講官為總裁修 宣宗皇帝實錄
既成拜賜白金綵幣鞍馬陞禮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講

學士時浙江紹興府疫癘 上聞遣公祀南鎮且其
地久旱公至紹興之日大雨水深二尺既祀雨止明日
又大雨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則其克荷 上命以誠
感神也又如此公常以年老乞致仕者再不許踰年奉
特旨陞南京禮部尚書 陞辭之日上命中官傳
旨曰以卿久任先朝多劬劬勞陞秩南京俾得遂其安
佚仍賜以酒饌而行既行朝之縉紳大夫士送之者塞
道或謂公榮寵駢蕃誠出異數人鮮儼焉信矣配林氏
累封淑人次室龔氏程氏余氏子男五曰裕由進士山
東按察司副使曰祐蘇州府長洲縣儒學教諭曰祺福

建將樂縣儒學訓導林氏出也曰禎曰福金谿縣醫學
訓科程氏出也女一適黃鍾余氏出也孫男二十一人
述造璉璉遠懋怒憲帥逢遵政富鋼銜璠迪宝欽珪女
十三人曾孫男一惟賢才之生世非偶然者必豐於身
豫泰之時而後顯若公之出於永樂之初殆其是歟且
公之文章政事不負所生克暴白于時者幾五十年之
久不徐不亟以全其聲光之大及死之日孰不嗟惋其
為人可不謂之生榮而死哀者已乎生所為文詩甚夥
有泉坡集凡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皇明天啟文運誕
與公生于時式副豐亨公之文章入經出史公之政事

迪規蹈矩為國著龜為人鑑衡仕歷五朝名重兩京或
登秘閣或侍行在載筆以從蔚為文彩逮入經筵發潛
聞幽天子是聽以資 皇猷晚拜尚書大膺寵渥皓首
龐眉尊榮斯若公茲沒矣不沒者存名昭竹帛千古其
聞梅坊之原卜藏于此勒銘幽堂真垂無已

墓表

故監察御史王公子倫墓表

監察御史南海王公子倫以廵按雲南卒于治所也鎮
守雲南右軍都督府左都督沐公以其柩歸于其鄉將
塋其子載水浮陸走不遠已千里持狀來京師泣謂余

曰載罪逆深重禍延先考其幽堂之銘嘗忍死

先達禮部侍郎陳公為之矣惟墓道之石尚未有刻辭
頌巧執事不吝畀之歸以登載其上庶幾先考之治行
得暴白於無窮也敢請公諦綱子倫其字號別古愚其
先廬陵莊塘人以四世祖某仕元南雄路幕官既沒子
孫番禺雄元季徙南海遂定居為南海人曾祖某祖某
父某母某氏公生甫七歲失怙鞠于祖母與母年十二
三即能屬聲律迨壯為文沛然有奇氣致鄉之耆碩若
黎禎輩咸折節與之交且勇於為義遇顛連困頓者必
極力拯援之而不辭一日其友潭寬者新會人寄白金

百兩於公所寬病卒其子英未乃謂其中表高祖原者
曰昔其父臨終時有寄物於我當取之以歸其子弗信
祖願索之即出還之封識具在其行踐履之篤多類
田是聲稱日益隆洪熙改元膺巡按廣東監察御史
善薦既抵京時少師吏部尚書震忠定公典選法余
居考功公謂余曰王子倫其人宜居清要遂以公名
開久之不報公曰濡滯願望殊非學者體即懇請
例入常選乃膺攸縣丞之命攸素土瘠民好訟者夥
相知者咸為公慮公曰仕孰不願美地彼不美之地終
屬之何人耶既蒞職一以平易近民卒致訟息而民安

值天久旱禱之則雨應虎噬人驅之則虎去毀瀆禮不
經之祠活誣服為盜之民致民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
母焉迨獻績以通政使陳公薦陞江陰知縣江陰視攸
其邑為尤劇公治之一如治攸較其治效則又過之譽
徹京師會重風紀之選有監察御史陳耘者江陰人知
公為政之詳即又荐之遂轉行任貴州道監察御史公
正色立朝凜乎風裁致知之者咸曰風紀得人時憲長
都御史咸寧陳公嚴毅剛方且於人甚慎許可者視公
所謂則於公極口稱道之不置若少師兵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廬陵楊公贊公之像有曰其言行有誠

其文學有稱膺民社也躬撫字之為勞職風憲也不擊
搏以為能于周行之允蹈于大體之克明是則公之見
重於大人君子者如此而其為人又槩可知矣嗚呼公
也文足以潤身行足以用世惜其早歲沉滯丘壑而未
有知者以振迨遭逢於暮年踐敷中外所至則籍籍有
聲既恆知者之期而公豈亦不自謂能竭其所負以効
于用也耶今遽至此悲哉余初未識公已於江湖間識
公之文字及公來京始獲締交乃知公不特能於文而
又篤於行者也矧政事又卓卓如斯余因故其子載之
請姑次第其言行政事之槩俾錄諸石以示來者云

故處士鄧伯修墓表

國家置風憲所以糾隱繩違肅清政紀而弼成治功任
得其人則公道明而為善者舒不善者斂任非其人則
私意騁為善者鬱而不善者肆風憲所係豈細故哉
皇上嗣大寶之初璽書數下戒飭憲臣而振起之時中
執憲者久於其位怠心既萌欲心不復自制由是其屬
靡然從風於下矣雖其間挺特卓卓不變者未嘗無人
然既不合於其長則亦不能以信其志焉 聖明洞鑒
紀綱奮斷廢斥不肖簡陞賢良於是太康顧公奉
都御史周跡所屬蠲其濁揚其清不旬月而耳目綱

紀之地煥然一新凡所遣御史出按郡縣皆能振風裁
舉職事以不忝任使而蘇松諸郡所理尤繁劇前之巡
按者多尚威治至是御史鄧棨獨用寬平而敬廉公吏
畏民懷譽日振凡巡按歲滿則代棨將代其吏民豫奏
乞番 詔從之無幾棨以父喪歸而蘇松諸郡之人皆
有不忍其去之意棨可謂賢矣亦必有所自於其家乎
棨介翰林檢討陳嗣初求文表父之墓余前未曾識棨
而嘗聞其賢於顧公矣故不復辭按吏部主事黃振宗
所述其父事其父諱順字伯修鄧氏世建昌人以儒壘
名家伯修大父濟遠父信可母徐氏伯修蚤孤能持身

務學事母及兄以孝友稱居鄉有君子長者之行卒居
險約澹然無慕於外獨以教子為要事子既仕歲時書
問猶惓惓善訓嗟夫此棨之所繇成也伯修生於吳元
年丁未二月十二日卒於宣德辛亥十一月二十九日
享年六十有五配鄭氏子男三長即棨由進士擢廣東
道監察御史次德為伯兄其後次文為仲兄其後女一
歸江士熙孫男四璋珂珮環昔孔子論子賤曰魯無君
子斯焉取斯伯修克成其子以充 國用固足表勵於
世而 朝廷用人明決故棨輩得以彙升蓋幽遠之人
未必盡知而余又欲勵棨之敬事 君父而永終不渝

也故因表而具見焉

故林教諭墓表

貴乎有諸己而無待於外彼遇不遇有命係焉况遇而用有未盡於其身存身亡抑又何憾士能達此隨遇安者予於莆田林先生有焉先生世莆田人名崑字魯瞻別號萬菊德厚而行惇學博而文瞻自幼刻志於學書不煩師資日以數言為限雖祁寒暑雨不少為文尤工真草書深得古人筆意領永樂乙酉鄉荐明年試春官以進士乙榜授蘇州府學訓導恒語諸生曰

是為范文正公生長之鄉胡安定先生教授之地為師者不師安定非所以為教為弟子者不求如文正公非所以為學蚤夜教訓飭不怠雖時抱病執經問難者戶外之屨恒滿頃刻不肯以病辭其勤於教人又如是九載秩滿諸生願卒業者慮無所歸詣關懇番上許之復任又九載陞廣東程鄉縣學教諭丁外艱服闋調仁化未幾移疾歸遂杜門不出惟日以經授鄉之子弟為事致從之者彌衆生先平昔尚儉簡衣冬一裘夏一葛食飯一盂蔬一盤而已於紛華勢利泊然不屬於意其清白之操凜猶冰雪雖弟子業成或有以金

幣為束修奉者亦毅然不受曰是我職當然也祿入之
餘惟急於奉父母調弟兄朋友居官幾四十年一室蕭
然人多以為不堪^處而先生處之裕如無幾微不足意以
是其學其行遠近著聞每歲屬大比以文衡廷教者
幣聘交至則多卻之不就間諾而赴者彼必以得人
為賀為詩文有古作者風值求者必得其人則不靳既
諾則伸卷濡墨即書大篇短章略不經意構思以是多
無遺索晚年注意於易嘗屢以書托予徧求邵子易說
蓋其家有是書惟缺泰卦然也其志殆欲參訂互考以
發先儒之所未發惜未及就而卒唐殿中侍御史藻之

裔宋尚書大禹之十世孫也曾祖某元涵山書院山長
祖某父克齋母黃氏其生也洪武甲寅七月十日其卒
也正統壬戌九月七日享年六十又九卒之明年某月
某日葬于邑之某山之原娶鄭氏有賢行子男四曰祥
麟曰祥鳳山東鄆城縣學教諭曰祥文曰祥蕃孫男六
孫女祥鳳茲以秩滿膺選入都察院鞠刑其敘進又可
期也惟先生與予生同歲又同月時差長予六日又同
為校官同為同考官者再交游三十年其間不見則已
見輒以文行相砥礪而生先有益於予居多今先生已
矣聞訃方為之泣然其子祥鳳門生顧孟喬以翰林修

撰林君文所為狀徵表其墓嗟夫先生樂天知命士也
執德信道不自以為高博物洽聞不自以為足恒謹
為一校官安於所遇以終其身視彼淺之士馳騫聲
利銜鬻華藻惟日不足者相去果何如耶先生不可作
矣後生何所仰賴乎予故不敢以不文辭遂次第其狀
為之表庶俾莆田後之來者知有先生云

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施公墓表

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東安施公卒實正統十年六
月十有四日也先是其子戶部主事紳以公務自北京
至凡在侍者三閱月至是將扶公柩北還塋于東安縣

某鄉之原乃衰麻踏予門再拜出執友南京刑部右侍
郎鄭公狀徵表其墓予以不文辭者再紳泣而又
曰執事之求先君子屬纊時命也紳曷敢違乃不獲
辭而為之表曰公諱禮字仲節曾祖某不仕祖翁祖父
伯城俱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祖妣蕭氏妣張
氏李氏夫人其先孟鎮江之丹徒人由父伯誠公以父
翁祖公元任鎮江元帥府萬戶代赴北都請其告身值
時繹騷道梗不得慕東安風土淳美遂定居焉由是
子孫今為東安人公身長廣穎自幼才識過人鄉長者
嘗奇之曰此子異日廊廟器也父母聞知即遣為邑庠

弟子員讀書為文不煩師資制行尤迥出輩流未幾以
詩經領鄉荐登進士第擢行人司副陞河南布政司參
議坐事免尋起任淮安府知府復以事免膺 召拜監
察御史九載陞大理寺丞少卿至署行在刑部陞行在
刑部右侍郎九載陞行在刑部尚書調南京刑部尚書
凡三拜 誥命至有廣慎寬惠之褒龍章絢赫而封贈
至及於祖父母父母妻室焉娶馮氏封夫人先卒有賢
行側室鄭氏馬氏子男五曰綸早卒曰縉曰紳戶部主
事曰紉曰純女二一適林貴一適賈新孫男五曰志曰
惠曰意曰愈曰憲女七俱幼惟公性度寬平慎威儀寡

言笑犯而不校恒以讓退自處遇事無鉅細則不動聲
氣而剖決如流且未有不得其理者焉予嘗聞公為御
史時有言曰吾於此職不敢以訐為直以察為明惟忠
實持己不欺公不玩法耳致識者已謂公有大臣體自
是揚歷中外經事 五朝垂五十年始終一致於一動
一靜鮮不由於禮義雍容廊廟予以崇尚名節予以保
完正氣有不可以一言一事蓋盡其為人者一代重臣
夫復何媿噫公不可作矣庸書其槩表諸墓以圖不朽
云

墓碣銘

故范先生墓碣銘

先生姓范諱昂字文鉉別號桂樓松江之華亭人正統二年九月八日卒于正寢享年七十二月十八日葬邑之干山之陰祖塋之次嗚呼先生淳正士也生平練衣糲食刻志于學所居室迺闕市終日端坐一小樓彼慵、契、之務者皆不足以易其志事父兄極於孝敬人鮮如之讀書味聖賢之言必期於心體而力行不徒挹其膏馥以為釣聲譽取榮寵而已遇人有患難不知則已知則必盡力為之拯援力苟不迨則終日天為之鬱、不樂語人一言卒未能復雖歲更月改必俟復之

乃已家雖貧以教授為業而座上之客無虛日禮意藹然終始不少怠且善屬詩文書則法鍾王致人求之者踵接于門晚年覃思於易深底其奧體、閑居或勸之仕則曰丈夫生世仕孰不願特吾非致用才也故人知其志之有在亦不之強後以能書膺薦預修太宗文皇帝實錄書成例將授以官及賚以白金又獨懇、以疾辭而歸既歸年彌高而德彌劭由是致人、以矜佩之所共尊鄉黨之所同慕者即其稱而稱之咸曰先生云其先則自宋文正公十一世孫安由蘇之槐里徙居華亭是為先生六世祖也曾大父某大父昇父

昭母某氏昆季三人行屐次父以弟後無子命先生後
為娶許氏子男三準勉獲鹿訊導復吉女二張澤儲希
陽其婿也孫男五性同性全性會性命性某女二曾孫
男四元祥元祐元禧元禮女一惟雲間冥才俊區君今
列中朝而位方岳者代有其人於先生皆前後輩東西
家也夫何先生獨抱所負退藏於密屋易俟命而終老
於常布此先生所以為先生也耶驥念與先生交素厚
迺惟宦靡定方期投老之日挈舟與先生盤桓九峰三
泖間以叙夙昔好今先生已矣悲曷可勝竊願以一言
自托於先生不可得適其冢嗣準以翰林編修楊珙所

為狀托松江府學教授孫昂書祈銘墓上石驥果能於
生先忘其情乎輒因狀所叙而論次之系之以銘曰
荷嗟先生行則孔多被禍懷玉靡羨其他詩書是耽道
誼是植所負昂量寔人之特有常者數其復在周說
之嗣必膺其酬千山之陰有墳巖窠過者式之尚視茲

故隱耕陳處士墓碣銘

松江陳處士之卒也其孤純不遠數百里踰湖涉江持
翰林編修楊珙所為狀介其鄉先達張敬初未請銘以
諸墓余憶作校官松江時其里人余友陸宗道其為

人之賢每以未之一識為歎今其已矣矧編修狀其善
行甚悉而宗純又勤懇懇直欲不腆之辭以揚親於
不朽銘余其可推乎惟處士諱世昌字孟言別號隱耕
劉直疏爽讀書通大義締章綉句不屑為也初先世實
蘇之婁江鉅室以元季兵燹徙崑山未幾又徙今松江
之古塘居焉入聖朝處士嘆曰昔遭亂離吾家靡寧
由力莫可制也茲屬承平吾其可玩歲愒月而不復舊
觀乎即不憚寒暑課童僕以樹藝為事雖親沾手塗足
亦所不辭卒致家日饒裕嚴家庭祭祀禮延名師以訓
飭子孫黜貧賤匱不吝所儲遇鰥寡不能自存者收召

以衣食之死則給槨與地以葬之有貧不能償者不較
其本輒舉其券焚之皆不以為德好結納朝野名勝士
士遇之者必番連觴詠匪彌月則竟日隨其之意所如
禮意愈久則愈虔尋膺推擇為稅之萬石長於飛輓之
旁必率先而往語人曰給公上者民庶職也况為萬石
長少緩將何以矜式細民乎致一鄉事輯而民不擾者
處士之力居多焉既克有子而又孫方將優游泉石
以延暮齒孰意一疾而逝悲哉其生也洪武甲寅十月
廿五日卒也宣德甲寅四月廿五日春秋六十一又一曾
祖德南元杭州路儒學錄祖亨父琦母朱氏娶金氏子

男五人宗純宗義宗礼宗智宗信女二人一適殷忠一
適陸某孫男五人復先復遠復喜復初復威女三人一
適蔡元喜餘在室曾孫男一金童是年月日宗純等遵治
命葬于鄉之屯浦之源去家二里許嗚呼踐履純至
人之所難自非卓然有所樹立不為巖險所摧挫者不
勿用其力若處士遭家不造甫即承平能致力以興復
先緒致振厥家且於礼義之為無或少德究其所至可
謂生無愧死無怍之篤行者歟故狀云其沒也上而郡
邑大夫下而鄉鄙士友罔不惋惜夫豈不信第余文不
足於潛 幽姑按狀有書而系之以銘 曰

克勤克謹以振厥家羸躬裕後非賢也耶說 詩禮子
孫象賢銘以揭美爰樹新阡

楊處士墓碣銘

無錫有處士曰楊淵字宗源卒者于邑之安陽山永思
原幾十年矣其子鄉貢進士璿以前給事中閩陽陳君
玘所為狀徵余銘揭諸墓夫陳君端人也其言可信
矧璿欲暴白其親之潛德情甚懇 余故不辭乃按狀
序而銘之惟處士世為無錫人曾祖澗祖咸父原振母
張氏處士自幼警敏不類鄉里兒讀書過目輒成誦既
長從耐軒王學士錦樹錢修撰游自是德器大有所造

就永樂初鄉以處資里編戶推為稅之萬石長時漕方
與民甚難之處士曰民難是後蓋由貧富易置遠近不
均而致之耳在吾宜思其難而圖其易可也處士即擇
富者遠漕而貧者近輸率致一境之內無有不權忻帖
服而往之者且平生急於賑貧恤匱至罄己之所有亦
不少靳蚤喪父事母甚孝兄弟五人而處士居長於友
諸弟其情尤甚篤至作家慶圖題辭其上示子孫願世
世效之勿輕分異其他於禮於義之所當為者多類此
晚年頗厭紛華將以家事悉委諸弟而寓意蕭散以樂
其所樂孰意遽至於此嗚呼惜哉卒之日語不及他但

曰吾母老矣願諸弟善事之善事之語畢修然而逝宣
德己酉正月二十二日也春秋五十又四配朱氏有賢
行子男四曰珪曰瑀曰璿鄉貢進士即持狀求銘者曰
珣女一適秦公睿孫男四曰綸曰綬曰纓嗚夫士
修於家蓋必有崇教範之俗具在焉若處士者始其人
矣乎柰何僅克施于一家之政而不得有位以盡其所
長雖然其顯也既不于其身則必于其子孫若茲璿也
青雲伊始非為處士子孫顯之也此也欤銘曰
厥才之良厥行之備奚厄於命弗獲一試爰有令子說
說孔嘉其報在斯匪有遺耶有墳屹然安陽之麓駭魄

永藏千古其卜

祭文

祭太常卿姚公文

惟公負卓犖之才抱剛正之氣不苟於其人志特立於其世敬歷五朝屢受上知竭忠敬而不懈謹名節以自持俯仰無愧動靜有儀何者德之論方歸而大限之臨遽期雲樹相望痛其已矣惟人之死乃理之常得正斃而其亦奚傷特某等真不獲以臨棺聊緘情於千里冀洋洋乎來歆庶表吾僚友之義嗚呼尚享

祭禮部尚書張公文

維公材負瓌傑時遭

聖明觀

天光於上國覲

日

角於大廷攀附龍鳳優渥寵崇篤忠敬而不懈履盛滿而不矜泊一敬歷羔一軒騰允為四朝之貴將成千古之名夫何厭世遽尔長征嗚呼哀哉胡既得其時也非偶奈何獨享其壽也未盈茲焉旅櫬往即佳城迢遠道搖一丹旌當載馳而載驅顧勿怖而勿驚有牲斯潔有酒斯清式陳祖奠用表交情尚享

祭凌都御史文

惟公學行淵源夙馳令聞拜上之知聿登禁近糾德繩繆激濁揚清不大聲色政日以成人咸羨公不負

所學媲美前修無愧無忤訃音忽至孰不傷懷謂天弗
慈殞此良才千里緘情薦此醵豆祈靈未敢斯文是侑
尚享

祭亡男端承文

維正統元年三月二十九日父太常寺少卿以酒散致
真于亡男端承之靈曰人生壽夭固係乎命汝夭而死
我為汝父寧不痛耶况汝純厚足以進德聰明足以修
業科名孰不期汝而可顯忠孝孰不期汝而可全昌大
吾門吾實有望於汝也憶汝自前歲之秋我遣汝還家
省母暨畢姚氏姻汝連日依依不忍舍我而去汝不飲

酒我姑慰之以酒勉以勿悲俟畢姻後仍來依我以竟
爾心蒼天蒼天汝今至此使我失望豈汝吾志於學兼
家務所縈而致然耶抑我之德涼祿厚而禍及於汝耶
今我應 召自北還官聞汝之訃於途且知汝母不俟
我命不數日即厝汝於西山之麓今我不益為之痛耶
我今年齒日邁將圖東歸以營丘首之計倘如所願必
遷汝骨於我宅北之內汝未有子俟汝弟有子必立汝
後以延汝祀茲以今辰為位哭汝告汝其知也耶不
知也耶尚享

祭兵部尚書兼掌戶部事張公文

維公挺生魯東剛毅端嚴方古英特太山巖岌執德不
回允矣君子弼亮 四朝始終一致屢秉大政懋著嘉
猷房杜期匹韓范期俦矍鑠稀年弗替厥服以贊以襄
老而彌篤是以膺 帝心之簡在而倍沐 寵榮是以
致士論之攸歸而不泯佳声死猶不死千古可徵茲惟
歸葬奠以寫哀有楨具在魂其歸來尚享

吏部郭尚書祭寒司丞

嗚呼以子之聰明足以出入乎經史以子之淳良足以
詔承其家世步已列乎夔龍名已聞於朝著燁 冠纓
勳履豫大亨豐實期於子蓋所謂將為合抱而已

喜其拱把將成領粟而已羨其方垂今而至此豈非命
邪我等仰尊大夫之声光辱諸昆季之徃返其情其義
骨肉無間予今已矣孰不傷悲臨輒一奠訣以此辭

贊

吏部尚書損齋黃公像贊

制外養中而從容乎聖賢之域者是其素行惟華陟要
而沉酣乎富貴之區者非其素心求用行舍藏之義具
窮守達施之忱鑿 乎政事郁 乎文章歷 五朝而
無玷勵一節以自強是宜位日愈崇而望日愈柔年日
愈高而德愈日碩以優游乎福壽之域而為人之不可

及也邪

宋包孝肅公像贊

不以逆鱗而懼於君而竭者忠不以時好為榮於親而
盡者孝其廉也去官而絕可畧之私其明也決獄而辨
難理之盜姑舉其類可推其餘鍾天地之間榮挺豪傑
之雄姿遺像斯在凜乎英風千載而下孰不敬恭

羅侍郎先生像贊

襟度丰儀文章政事蔚乎良材允矣不器表星鳳於賢
科居廟廊於盛世兩使南交屢鎮西鄙勞則不見其
所辭效則輒就其所試厥蘊弘施厥績茂著位愈崇而

不祿曹而不侈壽日以臻仕方以致樂暮景之優
游沐聖恩之汪濊林壑深一花竹篔一柳又非猶司
馬歸而士民豈無復望其為霖兩者耶

陳祭酒像贊 名敬宗

研覃百氏陶冶群英信詩書之淵藪寔人物之儀刑歷
四朝而聲光愈著將百歲而壽祉彌增入其室者非賢
則哲出其門者匪公則知惟恭惟敬靡驕靡矜矧茲對
天頽於咫尺敢不益致戰兢如臨履乎淵冰也耶

元嘉興路總管戴公遺像

服當時之服心古人之心官居即守名重士林殫撫下

之仁愛竭事上之忠忱淮陽黃霸河內寇恂時雖云異迹可比倫仙遊已遠令聞猶存噫睹茲像懷斯人孰知其垂裕而有幾一豸冠之令孫也耶

宋贈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述古殿大學士石先生遺像讚

扶輿秀特闕閱儀刑懋昭家學早撥科名富而好施貴而不盈至理是究大猷是經館其塾者碩德耆英出其門者台輔阿衡遺像斯在肅乎冠纓生榮不泯凜乎英靈越山同高越水同清載徵厥德濟一雲仍

禮部右侍郎陳公像贊

名璉

猗欤先生東廣之英毓才庠序聿馳俊聲仕籍迨登即秉教鐸桂林遠郡賢才遽作考績九載褒典是膺佐教曹子亦克有成燁一文章名播遐邇豈徒文章綽有政事名彰跡顯上徹九重專城寄之澤被瘵痾荐陟典憲叢之域三尺誼持囂一允華喉舌之司莫重銀臺帝復陟之優游剴裁祭酒成多士者師先生魚主化兩旁滋晚涉春官為卿之亞礼明樂備爰臻大雅偉哉先生才德並腴夷考敬歷傳其可如堂一茲像儀表後生贊以揭華尚祝遐齡

宋趙清獻公像今兵部侍郎鄭文樞徵予贊

氣純剛正志粹公忠韓范是企伊周是宗國尔忘家勞
尔匪躬涅無纖滓和不苟同其行既篤其量尤洪一琴
一鶴千古清風

歲

師善堂歲

繫夫生人萬善率昇惟備厥善人斯為貴與生俱生罔
或昧之欲其不怠于善是師或忠於君或孝於親我則
主之聿師其人日進高明寔基于此尚慎服膺聖賢期
企
南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之三

南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之四

寧國縣知縣前纂修國史鴻臚寺序班男完編次
通奉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孫婿洪鍾校摘

五言古詩

貞節堂為主事同仁祖母節婦賦

三十失所天遺孤甫懷抱雖云有舅姑栖亦垂老嗟
哉節婦心明月同皎孤燈與敗牖甘此家不造每誦
栢舟詩服膺繼昏曉雖死不二天視死極小孰知閨
中柔丈夫可同調卒使千鈞危一線屬所保教兒有
成教孫亦好冰檠良自持壽祀乃天報雖作泉下人

清風薄穹昊我歌貞節篇重及金石操

唐婦割股療夫

婦以夫為天無夫欲何倚割股療夫疾醫能以絕

昭孝子心烈丈夫志俾孀生動天地

挽悼龐淳風振顏靡愧彼親虧大義聲

足多行將書太史

幽篁古木圖

幽篁何備、凌空倚修椽根轉深長年盤石筵

金擬月番結冥期鳳食唾彼當春立標散

不自媿矚焉侍其側

梅花圖

朔雪殊紛、萬彙凍欲折爾奚得春多不畏寒凜冽

繁孤山傍保茲貞與潔清香迥不凡素艷尤可商鼎

尚有賴花殘子堪擷

九日燕集分韻得客字

良辰際高秋公暇具頗適偶值同心人開軒布華席

菊散餘芬清尊灑瓊液暢此賓主懷陶然匪修飾飛觴

隨所之浩飲有勅教分題費嘵嘵詩成摠元白俯念百

歲中流光駒過隙矧茲萍梗踪此會豈易得番連趣彌

深於焉竟朝夕慨彼嵇阮徒沉酣號狂客

九月十二日舟次直沽尚書黃公具酒舟中余
既不勝舉酒以謝公曰我固不辭此杯明日午
當以詩二十韻答我故賦此塞責

拜命辭丹闕偕行辱上卿忘年承款洽接席拜儀刑
碧水舟穩周原並轡輕雲寒迷鴈影樹老落秋聲渺
渺金入肅盈灑氣清看山同倚櫂乘月共趨程弭節
行人避鳴騶候吏迎新題揮彩筆臘蟻泛銀瓶塩米沽
市魚蝦淥上曾土風懷已識地理憶曾經世泰烽塵
息年豐黍稷登昇平昭聖德照皞皞愜輿情曠土村
炊烟處增丹心懸北斗白髮向南京換柁風絲便

逢雨乍晴優游當暮景感激荷皇明咫尺逾揚子
頃吏到石城帝圖魏赫王氣轟層又喜仍觀國
何殊昔步瀛額時金石操邇勉竭平生

秋日讌集少保戶部尚書東萊公為餞侍郎成
公而設分韻得見字

南天秋已高草木尚葱蒨堂大司徒撫景列清宴爰
餞同心人適此諧繾綣幽菊吐踈籬修篁擢崇榦仰睇
天宇寬嘯歌從汗漫蔓豆既靖嘉衣冠總英彥豈徒事
番連周行有懲勸杯深更分題嚶嚶極鏤鍊慚予混席
玆申章乏聞見

次頤菴胡祭酒所寄韻

涼飈動林木撫序當高秋
圓穹淨無滓餘暑亦盡收
時清簡書靜殊足延清幽
特我負樗散未釋中心憂
云胡昧矜式故學日漸偷
春茲道莫致詎敢崇逸游
所思在前哲引領西江舟
可望不可即坐令成白頭
川塗何渺渺歲月良悠悠
行當踵後塵庶遂平生求

題畫菜

我無食肉相食肉殊未安
獨與此味合嗜之無覩顏
所以當公餘肆藝青氈
採摘自珍惜僅足充三食
如何厚味者饕餮方無饜

三月二十六日清明循例分往

長陵獻陵景陵陪祭二十四日

陸辭出京途中以虞幼菴春遊詩暖雲將雨少塵
沙之句為韻興到即賦用記歲月云

兩字

攢峯擁臯神蒼翠鬱迢迢
雄峙泰華尊橋陵屹中據
我行值佳辰駿奔屬陪祀
東風颺芳塵輦路平如砥
永懷三聖恩潛然淚如雨

少字

肩輿日將午道長行未了
少憩即村深茅堂頗幽悄
下

榻恣高眠却喜逢迎少

六言絕句

沙字

詳見五言古詩下

紺殿溪頭僧寺綠楊山口人家縹緲閑雲遠岫芊綿芳草平沙

七言古詩

題雲山圖用陳祭酒韻

林紆谷轉山復山夫容城郭非人間金堂石室藹烟霧
車馬不到門長閑白雲時或衝風起來往窓前若流水
山人愛山不出山最愛前峯巧於蠶木麻蔽野春雨深

一切桑梓尤聯陰比隣酒熟共斟酌抱琴不見未知音
嗟哉人生樂生處回首身衢已遲暮安得重過昔所經
布襪青鞋任來去

青山白雲圖為馮太常賦

寫畫先生清晝閒文章立就須臾間虛中此圖亦偶爾
逼真更比高房山層巒疊嶂倚空碧圓嶠方壺繞咫尺
清溪過雨流正深喬木飛嵐翠長滴林坳疑是仙人家
春來滿樹桃蒸霞原頭日暖散雞犬谷口土沃饒麻桑
庸庵天上歸來日此圖忽向齋臺得蘿牕竹戶藉盤桓
茗椀爐熏陪擊擲竭來把卷徵我詩展玩坐覺心神怡

斯人斯畫足珍惜揮之瓊琚辭

坐兩太常呈徐太卿

新年又過一十日捉筆齋居寫胸臆辛勤門戶在讀書
功業誰知頭已白寸念不虧惟素心瘦腰却媿園黃金
公私無補白晝靜坐看歲月馳駿昨日書來自鄉土
喜報癡兒得新婦子孫田園恣願無生長昇平豈虛度
架有書兮炉有香出無拘兮入無妨長歌短咏遠吾興
不枉矩範循天常同堂况有同心士肝膽相孚湛秋水
己是半百過晚節惟期更堅明年考績當朝
都船倘賜老從賀監此樂殊喜尤安

題黃孝子卷

干戈汗漫當元季孝子生年纔五歲母氏飄零竟莫知
此身徒在乾坤內天南天北何所求三十八度經春秋
荒山或探猛虎穴洪波幾涉滄江沈天地茫茫白日短
誓不見母身不返千思萬想夢寐間客邸時時淚如線
誰期踪跡入汝州母子尚未分是不子身昔哺今吐齒
母髮昔黑今白頭母兮貌兒初顧面子兮詢母舊鄉縣
乃知骨肉非路人母子窮途喜相見南城即日奉母歸
就中更製爛斑衣升堂拜祝母眉壽頓使里閭爭光輝

母子團事自非純孝那能致信一泉鏡良可悲
至行千年著青史
織一出土蒲芽短東寒非淺下車問酒思欲沽
遙睇橋陵淚如霰登臨有與非少年猶幸驅馳足隻健
山房少憇徹清宵戀却紅煤炆殊暖

律詩

題楊少卿梅竹雙清圖

競爽冰霜夙有情相看長喜愜幽盟香侵翠袖春當席
影雜霓裳月滿庭結實更結束彩鳳調元尤擬作和羹

平生此約休輕負好答

堯天雨露榮

思養堂

雙親欲報闕存沒悲喜交并不自持斜日孤坟凝望處
高堂華髮奉歡時儀容最苦重泉隔甘旨寧嫌淑景遲
死贈生封當盛世天恩有日遂深期

次陳通政壽後樂黃書尚韻

師資眼底欲何之白首論心有一夢終歲屢空從所好
寸心無歎只天知摠忠為國非求悅講道於人欲解頤
初度今辰容賀客南山頌禱媿蕪辭
送蹇讓歸四川少師姪也

師相嘉言抵萬金送君歸日五雲深
明時已遂觀光
願節屋長懷報國心
雁入楚天舒遠望
猿啼巫峽動
清吟到家正值春
初候應樂昇平酒滿斟
珊瑚文采溢春溫
共羨才華迥出群
繞喜征帆未
關
下又陪離席向江濱
猿聲漸聽經巫峽
雁影遙看入楚
雲料得到家申
定省壽觴高舉說
皇恩

次大理柴少卿得
誥命南還途中述懷之作
煌煌鴈誥紫泥新
更喜馳恩及二親
囊裏黃金從教
薄鏡中白髮任添
頻充庭賀客
真為樂滿室
虹光豈
貧指日焚黃向
蒼雲錦衣歸棹又乘春

新正用駙馬都尉沐公見寄詩韻述懷
老去官清邊分宜
閉門誰辨是非
草青堦下知春到
風
暖天邊覺鴈歸
對鏡不嫌雙鬢短
論心殊怪古人稀
白雲縹緲家山遠
凝思投林鳥倦飛

暇日因閱慶府殿下所贈之作謹用韻次之
自愧衣冠出暖寒
敢言栖迹在
金鑿逢時久
愧承
恩重秉節從
知奉使難晴雨
奔馳忘燥濕
山川經歷少
予寬
河間優禮憑何報
願祝封疆永奠安

哭少師吏部尚書蹇公

天門黃甲起
明時五十餘年侍
玉墀率土賢豪從

呂藻 累朝聲譽重華 士林共說亡元老 卹典何
慚贈太師我念非才忝即署可無雙淚托遐思

進香北京宿遷塗中偶成寫似同行諸公

一棹長河共可人客途風景足怡神魚鹽兩岸俱成市
桃李千家總是春泛泛狎鷗迎遇客絲絲新柳曳斜曛
辨香遙把心殊切目極紅雲是 紫宸

過張湫以不得往真尚書師公墓而作

夕陽芳草正黃昏為憶夙儀欲斷魂公論共嗟俎大器
英聲不減在斯文無儲一室空懸整種德諸郎迥出群
愧我官程苦縻繫徘徊無計真孤墳

自南京歸途中書事

春回原野候融和况是南歸得便風滿目牛羊無夜警
綠村叢豈有春農一年撚指過三月千里凝睇望 九
重我愧菲才叨祿食只歆天保頌時雍

五月一日都督沐公邀飲時在座琴軒通政陳

公與余及公賓主三人既歸賦此以謝

薰風甲第藹餘春喬木亭臺絕點塵終夕笑談無一事
清筵賓主只三人安邊李 朝中傑草檄陳琳席上
珠肯許砥砭長混玉往來誰憚數相親

次琴軒通政陪祀鍾山韻

攀崖陟 總冠裳禮祀追陪屬亢陽列炬流輝隨步屨
幽泉遺韻襍鳴璫 神欽鼎俎 龍光燦月轉松篁露
氣涼兩意滿空緣有感豐稷端擬遍遐方

題曹楊讀曹娥碑圖

征鞍解却駐江濱苔刻摩挲向夕曛一女捐軀能有父
丈夫為國可無君清風凜凜揚千載大義昭昭著八
孤媚欺孤獨何事忍教王室至三分

青雲書樓為晏御史賦

憑虛百尺倚穹旻面軒窓絕點氛山色芳春林杪見
書聲清夜月中聞捲簾自可攀牛斗棟何妨績典墳

今日致身霄漢表丹梯猶憶上層雲

思親堂

跼地呼天痛莫支鶴歸華表竟無期肯甘那復生前奉
笑語徒興別後思立馬長途雲白處挑燈孤館夢回時
春未秋去終身慕此恨絲絲欲訴誰

用祭酒陳先生韻送彭助教

落落才華世所稀雲霄曾已奮雄飛傳經壁水名尤著
投老香山願不違短棹江頭千里別西風林下人歸
餘年且盡昇平樂不較塵中是與非

送禮部侍郎吳公歸省闕中

優詔新承自玉墀
閩南千里覲庭闈
推恩寵祿雙龍
誥獻壽香裁五色
衣客路漸驚丹闕遠
鄉心先傍白雲
飛腰金正及親強健
更喜榮歸願不違

送隨州楊判官祀村之京

一官江海二毛侵
乞得歸田抵萬金
丘壑釣游無別主
桑榆朋舊有同心
鍾陵取道秋方肅
淮浦揚帆雨正深
好謝聖恩天廣大
逍遙初服遂冲襟

題柳塘春霽卷

淑氣融、雨漸收
風光誰似柳塘幽
洲霄白鷺輕烟外
嘒巧黃鸝碧樹頭
儘可怡情消白晝
何當携酒作清游

濡毫今日題詩處
與落新圖咏永休

題濠梁書舍卷

挿架牙籤富典墳
吾伊終日斷塵氛
松窓潤鬣研硃露
槩几香浮辟蠹共
勤苦不辭當蚤歲
文章直欲繼前聞
磨穿鉄硯吾心事
金榜明時要策勲

登吳越兩山亭次任先生韻

兩山紅葉受霜初
蛩觸爭雄感霸圖
僅喜卧薪方報越
誰知嘗膽又吞吳
荒臺麋鹿西風老
古堞牛羊夕照孤
屈指于今已千載
登臨容我酒頻沽

挽禮部史郎中安以征交趾而卒

青年才藻際昇平，數歷中朝藹俊聲。
虎榜不孤登日第，天戈宜擁向南征。
致身一死無遺憾，流譽千年有令名。
嗟我平生忝知己，楚招歌罷淚如傾。

題畫

桑梓陰連屋數椽，可人佳致自無邊。
白雲綉，羅松遶碧澗，冷透石田。
屐散草青新雨後，詩成門掩落花前。
叫囂不到微科少，皓首何慚過百年。

雪景

遙天一色訝雲同，六出紛紛感化工。
杜酒誰家番客醉，江梅隨處被寒封。
清溪流盡冰絲合，矮屋春回火

大地昇平元有象，田家先許卜年豐。

孝思堂

幽明永隔思違，警效羹墻十二時。
洒淚每與風木憾，挑燈長誦慕莪詩。
晨昏滄溘憑誰奉，霜露蒸嘗只自悲。
願得鵞封昭顯，贈歸來重樹墓前碑。

次江右邨先生七夕夜坐述懷韻

一番疎雨一番涼，殊覺今宵異味長。
絃管餘音風滿席，梧桐清影月過牆。
黃簾雨上銀缸暈，玉露溥，桂子香。
老我不須重乞巧，却宜濡筆和新章。

次平江伯九日讌集韻

節屆明時感 聖皇開尊欣在五雲鄉
朱絃曲度涼颼 迥黃菊花簪湛露
香秋老晴林楓炫日 天空絕漠鴈啼
霜賓酬主酢雍容裏不學山公醉後狂

十一月廿六日陪吏部尚書黃公登報恩塔

截竄由來不易登 茲辰平步陟青冥
山川雄固窮滄海 樓閣金銀盡 玉京乘興且須憑
健足踰霄何必假修翎 褰衣况逐尚書履
直躡丹梯上上層

送吳思菴性舍都御史

久持夙紀重朝紳 又拜超遷出紫宸
行古於時由直道 心清無地著纖塵
綉衣玉斧趨南服 畫舫青帘下折

津擬見嘉和俱 瞻落都臺佳譽更從新

送焦可欲還雲間

望、親闈話別離 踟躕還索送行詩
臘殘京國春回日 梅吐官橋雪霽時
經史少年宜更勉 功名他日定堪期
雲間儒碩多吾舊 好為殷勤道所思

錢唐懷古

荒蕪春深綠天齊 六朝魂魄竟何之
寢園已燼浮空塔 宮樹猶存不朽枝
萬馬北來成底事 雙龍南去有餘悲
何如 泰運當 昭代萬歲千秋無盡期

三月十一日自北京回至景州道中得宗兒訃

音二首

昌人吾門望尔為耿蘭消息是耶非莫媿造化於人拙
自是聰明壽者稀掉鞅可孤登桂籍承歡處忍擲萊衣
老夫况作天涯客有淚無言對夕暉
青年有志續前修一疾誰期竟弗瘳汝固消搖長夜暝
我含悽惻幾時休於人溥誼聲尤著奕世科名志莫酬
歌竟招魂、不返天涯惟只淚長流

挽工部主事唐先生吉祥

嗟我衰年哭子時聞君凶訃益淒其福淫禍善元難定
壽躅殤顏若可疑洒淚客窓天漠、招魂何所恨離、

楚辭歌罷情無限眼底論心更許誰

寄王修撰詩

消息鱗鴻嘆渺茫年來應是鬢蒼、風霜自合凋蒲柳
巖壑誰期老棟梁天上玉堂踪迹遠閑中太史姓名香
懸知詩債無文債賸有工夫取次償

題林居圖

茅堂一罨枕清溪風物於人段、奇雨歇山腰白雲處
花開林下客來時綠尊激灩新篇酒彩筆縱橫旋賦詩
今日置身霄漢上不須回首思遲、

題湘江烟雨圖

森、斜日楚江濤記得停舟入望深
血淚未銷湘女恨
客愁先動鷓鴣吟
雪霜凌轍堅貞操
烟雨淒迷藹暮陰
今日披圖猶彷彿
令人回首思沉沉
寄致仕王少卿時典教餘杭
黃金為帶錦為衣
予告歸來世所稀
鶴髮鬢宮春浩
浩虹光南極夜輝
高車駟馬心無繫
茂樹清泉願不
違更喜賢郎能
養志霞觴日奉庭闈

題鄭侍郎畫梅

冰玉亭、表令儀
堅貞於我
寂相知
凌寒已羨
開花日
調鼎還期
獻實時
香度吟邊
風裊、影移
窓外月遲、

近來又得春消息
穩探東南第一枝

題遊赤壁圖

良夜中流任所之
蘭橈桂檝漾晴漪
綠尊激灑寧無酒
彩筆縱橫更有詩
木落江空秋肅處
山高月小露涼時
披看彷彿當年事
千古風流復讓誰

送鴻臚劉寺丞考績詩

紅亭綠酒灑離觴
絲鷓衝寒客路長
十載鴻臚官似水
一心丹闕鬢如霜
日高黃道雲霄近
雪盡都城草木香
莫謂功名嫌潦倒
高岡鳴鳳正朝陽

送考功余郎進表

金輿絳節絢前旌夾道千官擁去程春色都門花正暖
離歌江館雪初晴一心向闕馳霄漢萬壽齊天祝
聖明廊廟况當交荐日臨流誰不羨登瀛

仰高樓

一區潇洒絕塵囂南塘倚次寥明月半空看木末
白雲千里見秋毫麗譙井榦難同調秋色南山可並高
徧倚闌干吟嘯處置身如已在層霄

微廟靈鷲圖

怪石枯槎便殿西嘈嘈飛過夕陽依呼暗繞樹声絕已
報喜衝風翼又齊銀漢只期長可度龍沙誰道不堪棲

畫圖可嘆成陳迹掩卷令人不忍題

三月二十三日承

命祭天妃之神過宮之西

清方丈獲觀太常丞庸菴所作遂用其韻

金碧樓臺畫閣開特承恩命降香來瑤空珠樹排雲
出瀛海仙人跨鶴回点点飛花綠砌柳青垂豆隔墻
梅碧紗籠處庸菴句細詠何須更舉杯

挽平江伯

才華文武寄藩維誰道蒼蒼不憇遺技淚忍看埋玉處
論心猶記識荆時華勛好爵諸郎紹義膽忠肝聖主
知一表琅琅陳厲績金滕千古去無期

秋山行樂為禮部尚書張公賦

畫省公餘愜勝遊
琴尊隨處足真搜
白雲過雨千山曉
紅葉啼霜萬壑秋
常曲乘春情不減
輞川棲迹與同幽
茅堂咫尺仙家近
欲覓丹砂肯許不

懷王待詔內敬

離々雲樹越山前
屈指歸休又十年
老去詩名當世重
貧來隱操讓誰堅
花明蠟屐雲門寺
水綠荷衣鑑曲船
自分優游老畊鑿
不知元是玉堂仙

題江山遠趣圖

茫茫禹迹亘寰區
萬里昇平極海隅
匝地桑麻皆沃壤

綠村籬落盡康衢
江心釣艇魚堪買
沙際旗亭酒可需
限江南與江北
謳歌隨處樂唐虞

二月十三日

皇上雪中耕籍驥
忝九卿之列行九
推之禮賦以紀其盛

萬乘勤民翊治平
春泥和雪先農耕
歡聲動地未倪耄
瑞氣迎薰旆旌無
逸已瞻隆聖治有
年還卜遂蒼生非
才自揆當終畝却
荷深恩齒列卿

元旦試筆

爐有清香燭有輝
嬉々兒女繞庭闈
一身頗健官如舊

衰將臨老未歸筵簇辛盤未壽酒篋開宮錦整朝衣
光年願効嵩呼祝只候鍾聲入紫微

新正部堂開印

銀華朱彩炫重祠滿握重臺歲又新篆滌籀文明舊刻
封開金鑰試佳辰瑞嚴共仰規模大方正誰知氣象真
願翊銓衡未俊久永昌文運日津

太廟陪春享

喜預名享闕宮情文昭脩洽春融九天瑞日開黃道
六朝英靈下碧空玉陛旌旗環虎豹駕班環珮肅夔龍
成共仰登三獻萬知集聖躬

獨坐寫懷

矮室蕭蕭坐掩門一心如水自朝昏不嫌白髮添衰鬢
只恐才疎負聖恩撫曆又看新歲月思家還憶舊田園
晚來燈火喃處賸把塵編教子孫

早朝偶成

狐裘貂帽五更寒日趨朝鬢轉斑才劣可堪猶任重
忌深寧許即投閑雲移雉尾臨仙仗日上鵞頭識聖
顏次第玉階敷奏處夔龍聯武珮珊

哭少保兼戶部尚書東萊黃公二首

五朝敷歷寵恩多政事文章鬢已皤較昔英豪元不忝

今者舊更誰過勲名難泯昭青史劍氣猶存凜太阿
念我竟孤山斗仰傷心空有淚懸河
圓嶠方壺萬里遙貞魂一去竟難招聲光已擬垂千古
勲業何慚重五朝楚松筠遺雅操魏蒿華揭高
標公餘詩酒叨知己無復相逢慰寂寥

送少師楊公還建安

四朝昕夕典樞機優詔茲辰許暫歸雨露九天深
寵渥江千里頓增輝顯融共詫今誰匹勲業爭傳古
亦稀先隴此行修藏事丹心還只在形闈

次陳祭酒見寄韻

相望雲樹屢經春遙憶交游屬可人一代師模名久重
千年詞藻思逾新高高經史陶諸彥暇日琴尊適令辰
閱歷昇平頭已白此生端不愧朝紳

送吳侍郎致仕

優詔榮承雨露鮮朱衣象簡雪盈顛故園歸老當今日
黃榜題名記昔年尊酒落中應入社片帆江上苦登仙
懸知戀關心長在好待蒲輪下九天

送吳侍郎

詔許遷官出禁林南行殊覺異駸駸一帆客路東風
軟兩袖天香聖澤深更喜佳兒能弄彩不嫌華髮

解盈簪豪吟獨念 清光遠賸寫無窮戀 關心

題同寅侍郎洪公所藏畫梅

溪頭宿植老槎枒 三百年来屬故家 雅操嚼胚調鼎實
清標還看先春花香凝皓雪浮清夜影襲寒蟾逗碧紗
更喜孫枝尤振拔肯同桃李競紛華

五月四日小酌吏部後堂次同寅侍郎洪公韻

佳節清時樂未央 盤飧為侑只家常 錦葵香吐花纒折
寶篆烟消日正長 共到不嫌盃草具 朝來須擬醉 天
漿載歌載舞薰風裏 竄喜詩成笑語傍

祝詹通判

儒術清時蚤被徵 名邦為伴若登瀛 金辭暮夜心何歎
惠洽 黎任獨勝至行不孤 銘太史全歸何忝即玄扃
欲啟陵為谷 痛劇終天孝子情

送劉郎中

才賢推擇為民生 舊典重興出 聖明要使提封無歎
歲不教溝壑有飢氓 多方須達經權術 萬口期符惠愛
稱 困積倉盈知可望 未容專美漢常平

送金少卿還姑蘇楚黃

天恩寵沐世應稀 橋梓翩翩聞下歸 拱壁龍章森鉅軸
登仙官舫漾晴暉 秋田白飯秔初熟 曉箔紅膏蠟正肥

先隴焚黃知早畢寸心還傍五雲飛

挽陳叔剛御史

三門春浪躍龍梭金榜巍一占甲科已羨烏臺嚴履歷
更誇黃閣事編摩修翎忍鐵飛騰疾椽筆嗟遺著述多
賦就招魂一不返傷心空有淚懸河

次周侍郎宿廣濟寺見寄韻

宣旬難遣客中懷暫憩僧房月滿塔覓句思猶拈落絮
憂民心比陟顛崖睡銷茗碗依禪定目極江天苦夜霾
此地重過定何日不辭清咏紀寒齋

正統五年除夕述懷

煌煌絳蠟藹爐薰又喜昇平節序新小酌不辭今夕酒
白頭還是年舊人時臻泰運當熙世候啟青陽屬早春
春獨媿衰遲叨厚祿消埃無以荅克仁

陪享太廟書事

年一何幸預清班咫尺金根近聖顏玉陛風和
春正早瑤階塵淨雪初乾翔空御氣弥三殿拂
袖天香溢九闕願祝皇躬千萬歲叨恩長在五

雲間

雲字 詳見五言古詩下

燕語鶯啼屬令辰偶隨清興都門時光正喜將三月春

色誰暖過二分紺宇岩崑山口寺青帘搖曳杏花村却
懷先壑三千里目極松楸入暮雲

送熊都御史赴南京

柱石才名簡 帝棗新除南去只乘聽范滂不數居前
輩桓典後知立下風霖兩應時蘇槁孽冰霜隨處肅姦
雄 皇恩更擬褒崇日獻績明年詔 九重

六月三日早候朝左掖偶成

茂樹清泉禁掖東兩者雲淡納薰風祥烟拂曙未三殿
瑞氣侵人過 六龍筆底書思期對 命松根凝坐
鳴鍾人生只說神仙境始信蓬萊亦易通

送禮部章侍郎使陞交名敵

瘴雨重烟萬里程 天書遙捧出蓬瀛要令 尊中

國悉化衣冠款上京一片丹心明皦日百年豪氣吐平
生富良江上還朝日銅柱重標不朽名

送徐通政使交陞名琦

玉節金符出 帝州槎乘銀漢與悠悠不殊馮援膺綸
綉互似張騫犯斗牛恩溥 聖皇 服夙行炎海瘴
烟收坐令側貳歸 天潢千古功名慙壯猷

送中允吳餘慶還鄉焚黃

龍象朝辭出 禁林西風掃騎獨駿 光榮已遂焚黃

願感別難忘報 國心客路漸驚 丹闕迥鄉山遙指
白雲深橋詞行見瀧岡上屹 穿城紀孝忱

至日早朝

玉帛衣冠候曉鍾 一陽時節共朝宗 祥書太史占雲物
壽祝 天王擬華嵩 春滿璇霄儀彩鳳 日臨黃道觀
飛龍太平全盛埽 昭代盡說人生不易逢

寄雲間周怡蓮

一棹歸來海上村 菟裘仍葺舊田園 江山自覓添夙采
丘壑誰云無子孫 雪徑尋梅晴引鶴 花時留客夜開尊
有懷千里人如玉 春樹離離隔暮雲

野趣軒

床茶灶絕囂氛 山逸蘧廬水逸村 葵茁小園和露
琴彈清夜隔花聞 奚囊隨步詩千首 綺席陶情酒一尊
自喜此身天地闊 了無車馬過衡門

夜坐述懷

匡床不寐夜遲遲 坐久偏驚燭換枝 感奮已成今日夢
覩書無復少年時 風淒露下霜凝砌 天淨雲開月近帷
祿食正期伸補報 可堪衰朽鬢絲絲

送曾侍讀還鄉省親

萬里江南 闕下歸 皇恩深沐覲慈闈 鸞迴 璽勅

真天寵金織 宮袍即彩衣
畫舫官河明夕漲紅亭祖
席澹晴暉殷勤好記臨歧贈
當宁經筵莫久違

二月一日夜坐偶成

兀坐虛堂頗自便青燈的
對無眠兒童笑語公餘處
簡冊吟哦夜午天老去只宜
人事簡忙未却苦宦情牽
故鄉東越三千里夙時入
夢邊

挽潘省中

宇宙孤忠厲海涯不堪魑魅混
中華自期諸葛真王佐
誰料公孫是井蛙齟齬當時歸
往事文章終古自終家
尾盧首鼠紛々者宜付先生一
噴嗟

早朝道中書所見

塵輕風軟屬春和景物熙々入
望多 黃屋彩雲搏
御氣綠水金灩晴波南荒重譯
未馴象北狄連城進紫
駝禹跡茫々民按堵六街隨處
有笙歌

送洪主事從羅侍郎出鎮甘肅寧夏

冠蓋煌々擁使車春風二月遠
辭家虎符玉節懷偏壯
複嶺重岡轉路賒仙掌拂雲看
華嶽黃塵隨馬度龍沙
遠覃 恩命邊民悅應遂 朝
端衆所誇

送車給事中

龍衣朝辭出建章 天恩燁々
豔行裝宮袍金織春羅

燦靈救鵝廸 御墨香盡鶴衝風過汶水瑤花如雪香
維陽白頭舅氏予先輩願托相思一寄將

挽黃少保父

朱衣象簡際高年林屋承 恩自九天一呂身榮南極
下三孤名重北辰邊馳情閭闔辭 明主觀化蓬萊次
列仙潛德瀧岡表千載穹珉賢胤筆如椽

次鄔先生見寄韻

造化於人竟若何壯懷隨處托高歌伊周事業寧無志
遷回文章未足多老馬不忘馳峻坂陽春今喜到岩阿
功名况值昇平日肯慕風流晉永和

題黃孝子卷

叔世干戈競擾攘慈親飄泊果何方艱難自信心如石
辛苦應知鬢已霜海闊揚帆天渺渺山空繭足路茫茫
逢春店舍全思愛信是純誠格上蒼

得月樓

傑構凌虛夜午天一奩驚起淨娟一遙從滄海經飛棟
漸度珠櫺逼綺筵大地山河同皎潔闔門兒女共團圓
太平樂土憑消遣願得相看過百年

覃恩堂為祝憲副賦

四朝敬歷到于今誰似湛恩海樣深奏績自 天將轉

秩引年承 詔又投箸胸蟠綉豸輝宮錦囊足青蚨溢
賜金 萬歲嵩呼知感處凝香燕寢晝沉

八月十三日 少師兼吏部尚書蹇公行在吏
部尚書郭公侍郎鄭公禮部尚書胡公戶部
侍郎王公兵部侍郎王公柴公刑部侍
郎施公行在都察院石都御史顧公行在大
理卿徐公太僕寺卿李公薦蒙

恩陞授南京太常寺少卿吏部趣明早謝
恩感而賦此

聖主求賢詔屢垂菲才叨預近臣知封章密奏通宸

極 御札親陞自 玉墀 恩沐汪洋催早謝職當清
要愧難支容臺到日知無事只秉丹衷為祝釐

八月二十七日早入 陞辭

掖垣門啟五更時象簡緋袍展 陞辭雙闕暫離非分
薄太常重入拜 恩私徘徊輦路青霄上瞻對 宸旒
玉殿陞自愧超遷叨荐剡菲才何以報相知

舟泊潞河候家兄不至明日將行時兄自宛州
文學同考順天鄉試

艤棹通州留十日歸同消息轉無期青燈照壁惟憐影
濁酒盈尊欲勸誰極目可堪鴻渺、打篷偏怪雨離、

官程有限遲明發河水泊，不盡思

途中呈同行少保黃尚書公福

遠衝 恩命下青霄簡在 宸衷沐寵饒 匡濟昔年周
真旦謀謨 今日漢蕭曹 賢勞已著春秋筆 德政難磨士
庶謠却愧同行非 有道願依光霽接 征軺

九月九日泊舟張家灣辱尚書黃公具酒賞菊

清時佳節遇天涯 白髮長途與轉賒 綺席清尊浮臘蟻
蓬牕黃菊對秋花 休官栗里嗟元亮 落帽龍山憶孟嘉
共說亥辰拚一醉 此身誰復道無家

過漲秋以下及往東阿拜尚書師公墓

芊芊宿草夕陽依 憶著高情淚即揮 竟夕論心勞設醴
禦寒留別荷遺衣 四朝匡濟人何議 百辟儀刑事已非
欲致生蒿真貞魄 風帆催客與心違

途中懷吏部同寅諸公

粉署聯銜弟與兄 別來無處不關情 青山拄頰看雲白
深夜移舟對明月 矯首薊門違 北闕絕江楊子是 南
京相思無限西風裏 轉覺蕭蕭兩鬢星

途中有懷次尚書黃公韻

龍盤虎踞 帝王州共拜 深思作勝遊 山色凌空迎
瑞節 江光隨浪挾仙舟 秋高王氣瞻鍾阜 夜午潮聲聽

石頭佳致已看形彩筆肯將行藁盡傳不

渡揚子寫懷呈黃尚書

畫舫凌波泛一鷗一帆風便到神州只慚涼薄生昭
代誰計超遷到白白風月盈襟消客思江山如畫豁吟
眸偕行况值文章伯短調長歌足倡酬

舟抵龍江寫懷用前韻

昭代興王古帝州承恩何幸得重遊江山總是曾來
日身世渾如不繫舟樹色石城深塹外潮聲揚子大江
頭故鄉妻子當今夕應向燈前說到不

郊祀齋宿感懷

賓僚肅一共清筵夜向中未漏正傳萬籟無声人不寐
一心如水月當天燈銷絳蠟輝紅焰香爇金爐裊篆烟
却憶去年從法駕珊環珮玉階前

寄何運使

白首斯文共表儀盈一水限相思賸收青簡心千古
不受黃金證四知晉刻日長摸定武瓊花春暖看繁禧
南軒有約還相遇細吐幽懷夜^坐遲

送王僉都御史翱

渠姦老蠹肅英風又屬需才入九重廊廟峻躋登柱
石雲霄高步接夔龍蕭行李無他蓄歷民情有密

封想 覲 天顏承顧問好據忠赤對從容

送禮部陳侍郎

酒盡都亭北上遙長江如練發蘭橈衣冠共羨趨
雙闕光價元魯重 五朝為國百年心耿々趨程千里
興飄々南宮有待歸來早飽沐 天家雨露饒

次黃少保九日宴集韻

詩書奕世自萊陽 昭代勲名更擅場一品元僚崇晚
節百年遐筭毓穹蒼經邦肯負華 重鎮俗寧容咲語
狂籬菊正香真率會衣冠如堵接榮光

挽劉僉事

朝經暮史二毛侵落落才華衆所欽得祿已昭先世積
陳詩曾啟 聖皇心共誇勲業符時望誰料儀
沉喜有賢郎能接武聲光遐迩重儒林

余通政招飲不及赴

勝日華堂綺席開群公聞召樂追陪纔迎師相當庭坐
又報元戎跨馬來蕭散不殊雲外集醅醕寧憚日斜回
慚予抱疾妨嚴命馳謝惟知把句裁

實授行在吏部左侍郎

金殿當頭玉宸前早朝階下忍承 宣誰期 特旨加
新秩又拜 殊恩錫綺筵樛樛豈勝歸 聖鑒哢矇何

幸戴 先天餘生大馬當圖報先効 嵩呼祝 萬年
送吳都御史致仕

華髮蕭蕭出紫宸 皇恩乞得遂閑身 夷猶不失湖山
舊沾溉偏多雨露新 玉斧朱衣三品秩 清風高節五朝
人 香山擬入耆英社 念我何時踵後塵

送刑部施尚書復任南京

環珮珊珊下日邊 尚書三考又三年 玉音特拜雲霄迥
環饌殊叨雨露偏 水漲綠波催去棹 柳拖金縷拂吟
泛客南上芳春好 更喜康疆雪滿顛

三月一日早午門迎 詔頒示天下

綸綍皇皇出九重 陰霾如洗日輪紅 祥光煜燁來
生意氤氳下碧空 蕩滌有生蒙雨露 調和無忝屬夔龍
昇平又拜 恩如海轉覺謳歌四海同

閏三月二十二日夙雨待漏直房書事

樽散於時感 聖明新詩聊寫近來情 遷官殊媿躋三
品 穩睡難容到五更 篋嬾有塵蒙 榻爐寒無火活茶
鐺 踏踏暗數東華漏 却怪風聲雜兩聲

寄吏部黃尚書用洪侍郎韻

襟期千古 五朝人誰忍睽離 又一春經濟於時茂 嘉
績聲華何媿重 儒紳好期佐 辟猶公旦未許歸耕君

子真最念生平蒙啟迪客窓惟只仰清塵

購居

購得行窩僅一區庭容旋馬迤紆徐高牙大纛期誰過
零月光風得自如偏亥敢云鄉士宅蕭條還勝野人居
更誇退食從容處炉有清香案有書

朝房待漏

重入金闈鬢已蒼 息深難却老來忙直廬待漏占斜
月輦路呼灯踏曉霜自喜昇平造 聖主誰嗟孤子任
他鄉同官賴有同心彥長日相看趣轉長
直廬候洪侍郎不至

兀坐懷人思轉賒馬蹄無事在誰家銅鑪火煖茶將熟
銀燭光寒月漸斜無限世情空悵快滿懷心事獨咨嗟
何當一咲東華道聯轡清談踏軟沙

次洪侍郎預太祀韻

端笏垂紳肅 御壇承 恩陪享列崇班 天威咫尺
青霄上舜樂鏗鈞玉階間三獻已登神馭復九重齊仰
聖躬還旌旗煜燁東風裏老稚欣 總笑顏
碧天如水夜迢迢 聖主明禋格絳霄萬里祥飈未鶴
馭九成僊樂荐簫韶春回宇宙謳歌洽澤沛華 雨露
饒最喜太平重有此天長地久祝 神堯

送禮部陳

田園歸自九重

雪滿顛清袂已躋三品

貴高風還繼二疏賢雞豚入社娛桑梓林壑怡情托簡
編握手不須惆悵別畫船南上即登仙

南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之四

